

任主根鈍

天台山麓
題字

社之會花

期二第 卷一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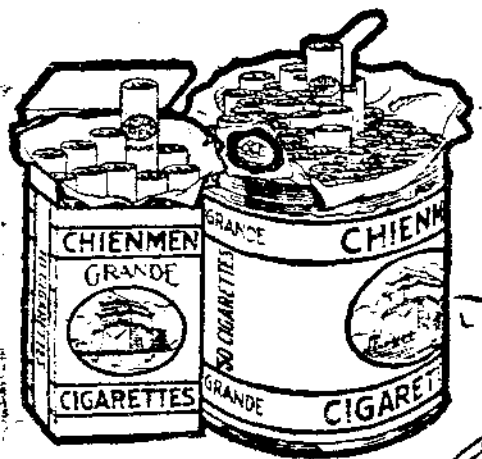
號通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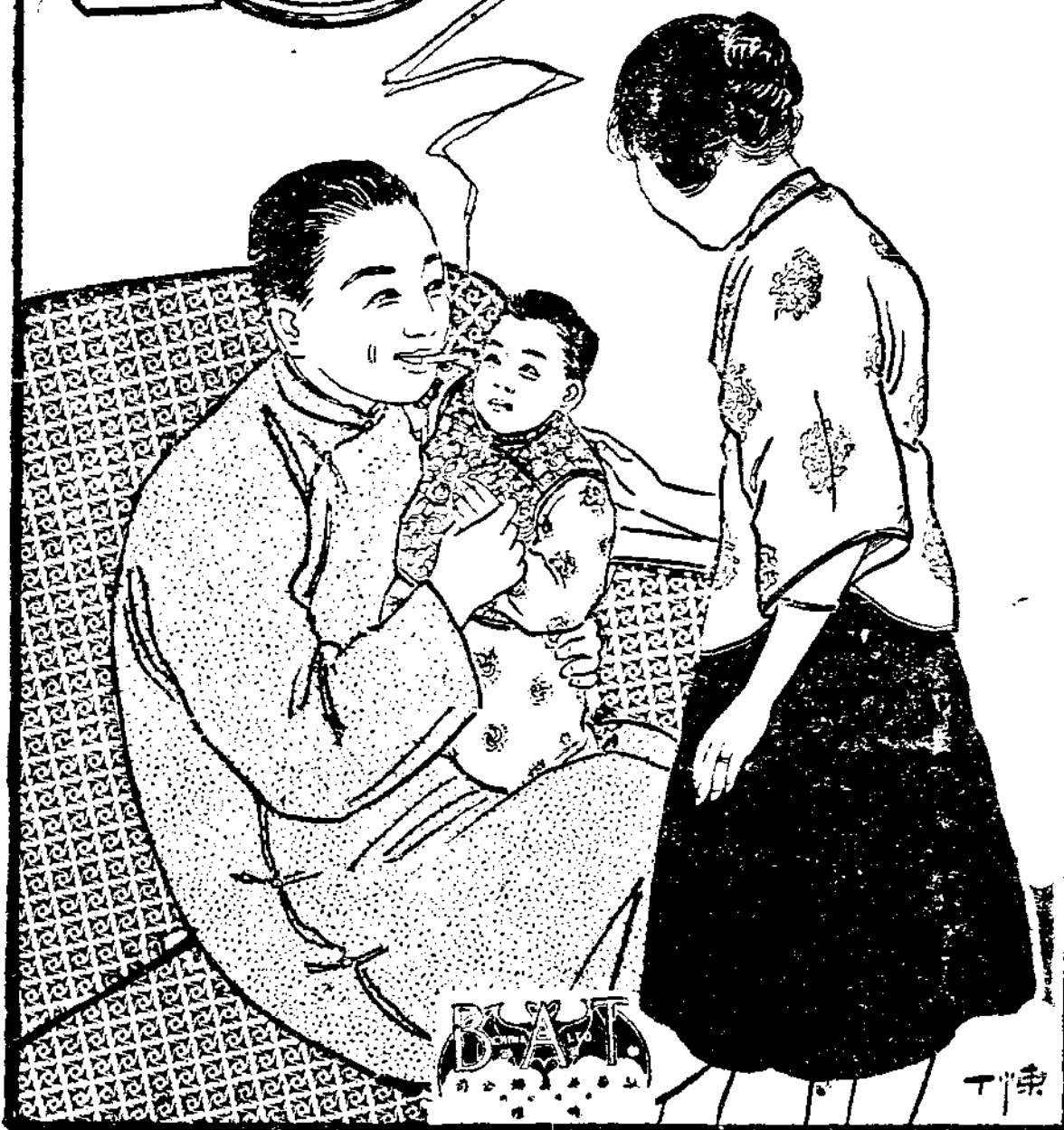
1924.

行發司公書圖陸大海上

大前門香烟



右顧嬌妻。
左擁愛子。
口啣大前。
門香烟為。
家庭最樂。
之事。



Hong Kee Engineer

鶴記銅鐵機械翻砂廠

遷移大廉價

本廠原設在新開路北首成都路口已歷十有餘載仿造捲烟機切烟機磨石機引擎爐子烘筒烘缸以及翻砂鑄冶鑄鍊精工並修理汽車汽機及銅鐵種種器械今因刷新規模改良製造原有房屋不敷應用為特移至戈登路巡捕房隔壁地方交易際茲遷徙伊始因暫低廉收價以廣招徠既以酬答賜顧諸君之雅意亦以表示敝廠精益求精之決心如有各工廠及實業家欲修造一切銅鐵應用器械無論來廠面訂或來函定購皆可按式照配幸勿失此盛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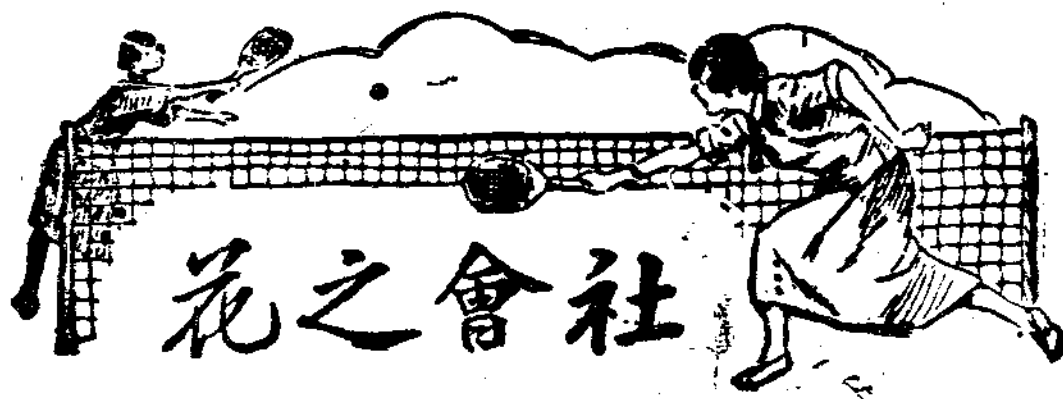
本廠主人史鶴鳴敬白

地址

上海英界戈登路一千三百零八號至一千三百九十九號門牌

電話

西一千三百四十六號



花之會社

..... 錄日期二第卷一第

張丹斧先生題詩

清宣統帝后處女時代艷影

海上名流爭捧之鼓娘晚香玉豔影

四川伶界狀元雪月秋小影

社會之花..... 杜屋山人

詩五絕..... 映清女士

紐約娼妓的生活..... 倚虹韻琴 合譯

割愛記..... 畢倚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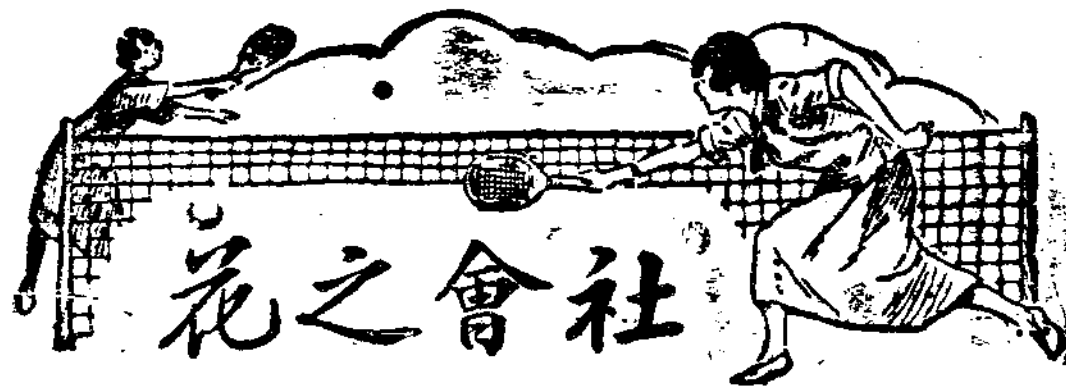
變色談..... 不肖生

本旬刊作者諸大名家小史..... 王鈍根

古美人十二詠..... 媚紅女史

痛苦之愛..... 張舍我

整天..... 任碧香



社會之花

.....錄日期二第卷一第.....

劇談錄.....	步林屋
新交際場中之怪相.....	王鈍根
歸帆.....	胡慈珠
梅龍話齋.....	鄭逸梅
總督的女兒.....	紅柳村人
病紅詞草.....	病紅生
五十年後的文藝界.....	朱松廬
風流罪人.....	映清女士
新人舊人.....	張潛鷗
朱鴛鴦小史補.....	王鈍根
社會之花出版題詞.....	胡善仕
社會趣聞.....	卿須韓
越詩.....	醉 愁



步林屋先生的文章。是我所最佩服的。這回承他慨賜佳作兩篇。真是本旬刊的榮幸。

倚虹先生的割愛記。這期刊出了。你們瞧瞧。多好。

紐約娼妓的生活。這篇東西。越到後面越好看。這期裏頭。已經有好節目漸漸的來了。

不肖生的變色談。也是越到後面越有精彩。怕讀者諸君也要變色咧。

張舍我先生是小說專修學校校長。他做的小說。向來有名的。這篇痛苦之愛。

割切沈痛。和尋常浮滑的言情小說不同。

萬媚紅女士。素質詩名。本旬刊得他的佳作。好比一個人帶了一隻金鋼鑽的戒指。

胡慈珠是紹興有名的尤小說家。請讀者諸君瞧他這篇歸帆。怎麼樣。

紅柳村人就是趙赤羽先生。他這篇總督的女兒。也是得意之作。

李醉慈先生是畫家。兼精文學。滑稽詼諧之作。尤所擅長。他在老介福綢莊服務之暇。竟把本旬刊的社會趣聞。每一件事附上一首趣詩。真好雅興。以後每期要有他的偶詩呢。諸位瞧着罷。

張潛隱君是後起之秀。他願將稿件給本旬刊。也很可感。

其餘諸名家已經上一期見過的。也不用我多說介紹話了。

張丹斧先生題詩

洗老懽又昨水鏡同
洗毫披

花眼
社會都
佛雨露巾
春亦人
各洗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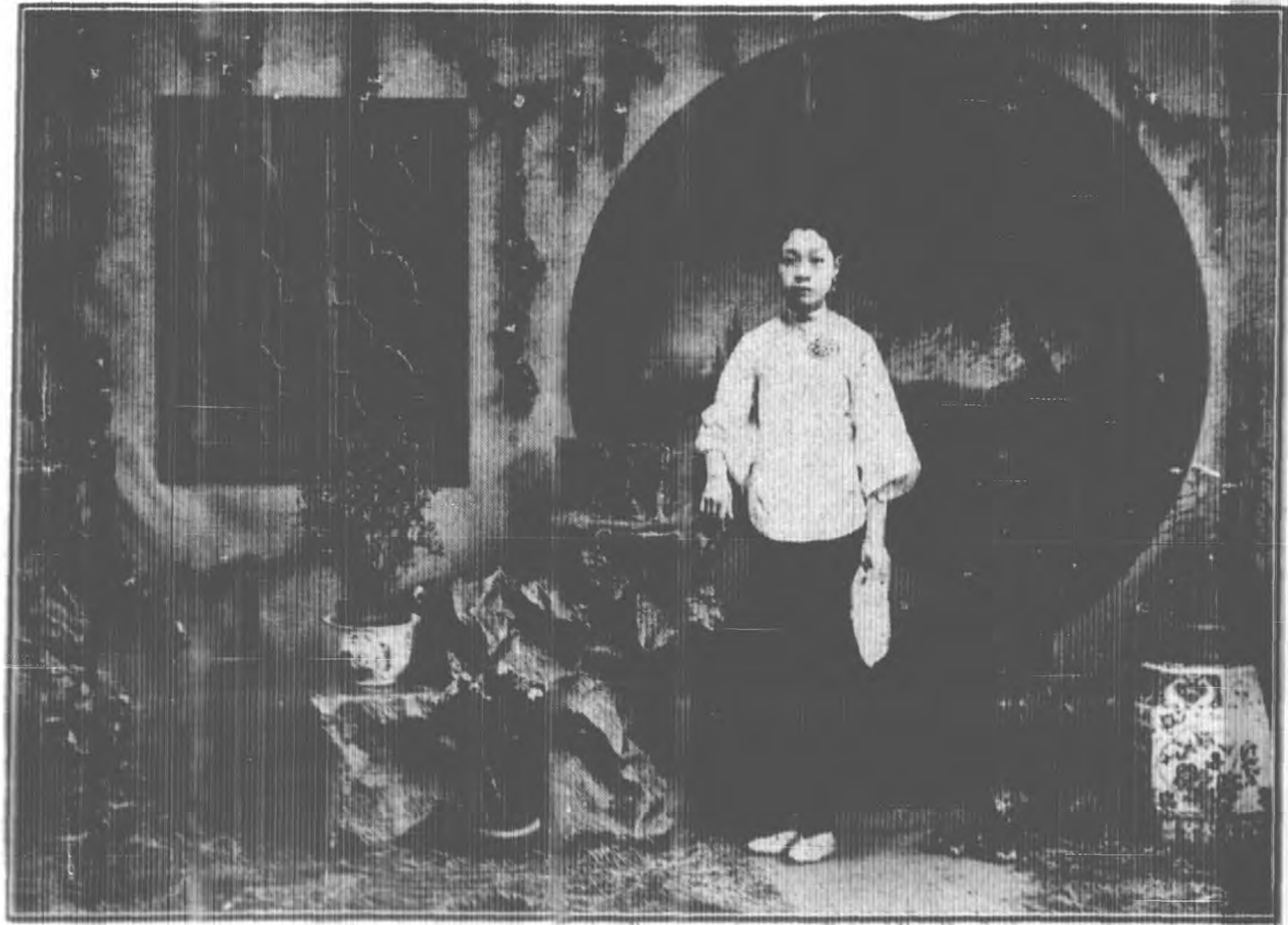
鉅者局題

張丹斧




清宣統帝后處女時代影
鑄根藏

海上名流爭捧之鼓娘晚香玉艷影



鍾根藏

四川 伶界 狀元 雪月 秋小 影



贈 芳 蘭 梅

社 會 之 花

林 屋 山 人

社 會 之 花

滬上新出旬刊雜誌。曰社會之花。蓋取當時諸名人文字有裨社會者。輯而成之者也。編者爲王鈍根先生。與余厚。余文卽陋。猶爲先生謬愛。累索余稿。余嗜音。京伶梅蘭芳。適來滬上。余日往聽歌。無暇執筆。未得附名。創刊之列。先生乃不余憾。復徵鄙文。請卽借梅氏爲喻。可乎。夫花者美品。要其香色。亦有等差。至於社會。皆愛斯名花矣。今梅氏之色。端麗寡儔。梅氏之聲。清婉無比。而又巧運靈思。善觀風會。知人心之懷舊也。力復古妝。揣世俗之趨時也。創製新劇。或崇孝義。或勵貞廉。或懲奸淫。或刺豪暴。觀之。可以輔政教。可以挽風俗。而盛而不驕。滿而不溢。精勤惕厲。惟日孜孜。故能名滿乎寰中。聲流乎域外。謂爲社會之花。誰云不宜。今此編之輯也。亦有意乎社會。其美觀。與彼有似異而實同者。一以藝。一以文。行之數年。寰中域外。安見不同。享盛名乎。然則謂茲編爲社會之花。又誰云不宜。惟余以狂僊。使得聽歌觀花。誠所欣幸。若遂令比一枝一葉。扶持此花。恐將爲世人訕笑。鈍根卽愛我。奈何爲此花玷乎。

某生嘗師事於余當時僅一童子耳昨遇諸途翩翩丰
度不讓衛玠自述與某女郎密訂婚約詎女爲虛榮所
惑毀約于歸別姓某生深墮情網淚皆熒然余哀其愿
慮其不克自拔也率書五絕焉

(映清女士)

無猜兩小費綢繆花底鴛盟證斗牛結就水晶難自滅化爲蝴蝶繞粧樓
梅嶺香飛十月天鸞聲簫急賺遊仙幾回強按心頭血來看紅氍玉並肩
愛河清淺病愁城九死能逃鬼錄名儂縱相思卿已嫁悞人畢竟是虛榮
露柳春眠艷日溫綠窗往事怕重論而今覺悟應非晚莫向情鄉再種根
戀愛分明四載餘進行深悔曩時疎鹿車鴻案多成夢誓廢關雎一席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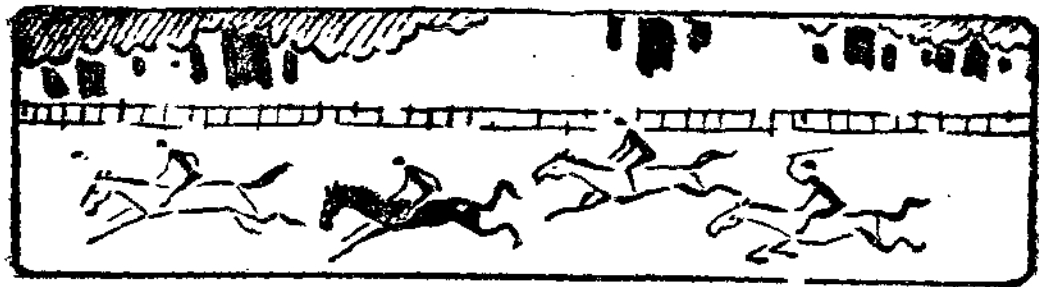
。方將她昇往醫院裏去。（譯者道。不意文化發達如美國。亦有此等人間地獄。殊可浩嘆。）

紐約當道年來對於娼妓。禁得狠嚴厲的。據一個開設妓院的人說。警署未禁娼妓以前。他的院中。共有妓女二十五人。每星期的進款。至少在三千五百塊錢以上。現在竟跌到二千塊錢了。鴇婦在街上拉客。一個不小心。便要便被衣警探捉去。因此他們改變了營業方針。僱了幾個人。專門在外探聽獨身少年的地址。然後寫了通告去喚他。他的通告。完全摹倣商店式樣。信上略說我們現在到有一批狠美麗的貨品。足下見了。保你滿意。請到某街某號某層樓可也。這樣一來。雖則落於警探手中。前來查訪。他們也可隨機應付過去。這種通告。大都送往兵船上水手，商賈和公署的僱員等。每天晚上。那般探海燈便在門口巡守。一遇形跡





可疑的人。連忙向門上按了按電鈴。趕緊叫他們預備。妓院除了發通告信以外。還有跑街拿了卡片到酒排間，餐館，游藝場，旅館，競武場，和戲館等公共場所。將卡片發給觀客。在正午的時候。這般跑街都紛紛到工廠和各大公司的門口。乘他們放工的時候。將卡片紛紛散給他們。這般跑街。大都是餐館旅社等侍者出身。他們工資祇有十二塊錢一禮拜。此外的進款。全視他們的拉客手段了。內中有個跑街。名喚麥克斯的。他的拉客手段。迥異儕輩。有天他竟拉到六十五個狎客。在六月十五，十六，十七，十八這四天當中。他所得佣金。計第一天一百四十二塊，第二天一百十七塊，第三天六十八塊，第四天九十七塊。此外汽車夫馬車夫等。亦都兼作妓院跑街生涯。他們時常將車停在旅館和餐館門首。見有客出。便低聲輕喚道。先生要到婦女





俱樂部去麼。這種所在。我曉得有幾家是很好的。我可帶你去瞧瞧這般女人。包你稱心合意。等到車到了妓院門口。他便對老鴇說。這個客是我拉來的。然後開車他去。到了明天。便向鴇婦去算帳。

妓女出來拉客。除了一元以下的妓女外。餘都不露面了。院中大都秘密賣酒。每一杯酒取價自一元至十元不等。妓女見客飲了酒。她便唱歌跳舞。百般獻媚。以博客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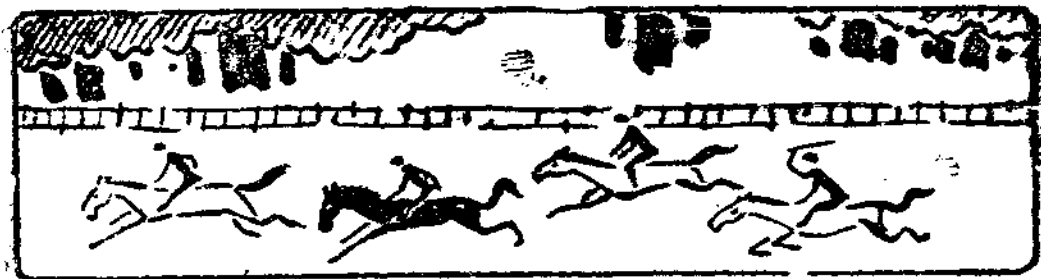
紐約的妓院。共分三等。就是五角，一元和五元至十元。著者曾經親自調查過。記得有一天約摸下午四點光景。先到一家五角妓院。見該院設在一家四層樓上。到了會客室裏。覺得一陣藥氣。頗難觸鼻。那間房屋。很像從前開過工廠的。敵陋不堪。室中除了一只皮沙發外。別無長物。窗上蒙着狼厚的黑色的窗簾。空氣





和光線。都被這黑幕驅逐淨盡。臥室裏面坐着五個女子。天然的丰姿已經失去。祇得仗着脂粉的力。來掩飾她們的面膚。五人都執有醫生發給的無毒執照。還有一家去調查過的。是在海司脫街。門口站有一個探海燈。這人年可三十許。名喚安格樂。身短而肥。專以探望警察和拉客爲事。妓院設在三層樓上。內容和上述的一家無大區別。

一元的妓寮。都在麥漢登街。共計調查過八十家。他們和五角妓院的區別。不過房間內略爲講究一些。著者曾在一天晚上調查一家妓院。見會客室內共有妓女十二人。狎客五人。內有一人。是賣水菓被他們拖了進來的。因爲這家妓院。淫業不甚發達。她們對於老鴇。都怪不會設法。有個妓女對我說。她這幾天祇有五十六元進款。半數供給院中股東。另外再扣除兩塊錢的房飯費。所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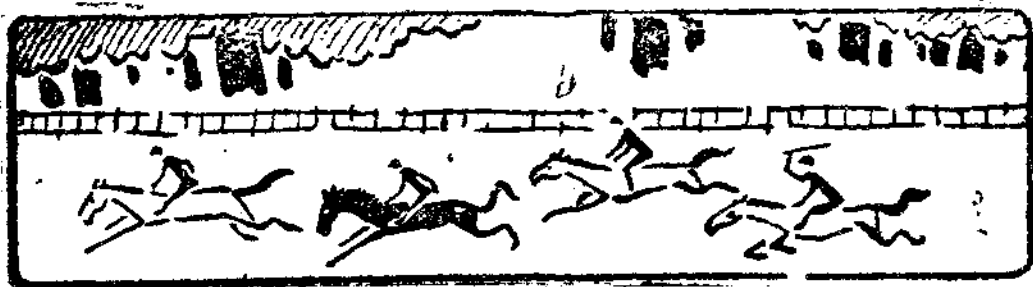
不過幾角錢了。有幾個是住在家裏的。每晚六點鐘赴院。到第二天早晨回家。還有調查過的一家。她們淫業比別家發達了。那天正在七月中旬。據老鴇言。昨晚院中共接二百六十四個客人。內中有個姑娘名喚巴司脫的接得最多。共計三十人。白皮二十七人。邱麗德二十三人。渡萊二十人。此外自五六個至十餘不等。但紐約最高等妓院。要算那二十五元的妓院了。聽說老嫖客言。這般妓女。患毒狠少的。房間服飾。都講究得非凡。面貌應酬和歌舞等。都狠不錯。沒有熟識的人介紹。決不能輕易進去。著者後來遇着一個友人。他是老於花叢者。經他的介紹。方得進去一瞧內容。這所院子共有妓女七人。珠光寶氣。恰和富家婦女一般。聽說有某富豪。連住四天。竟化了六百塊錢。這個妓院。是一個鴇婦獨自出資開的。這座房屋。是她化了二萬塊錢買的。鴇婦有





個姘夫。是個政治家。彼前在政府裏當過差使的。那時搗婦正在妙年。在愛文義路充當妓女。政客一見傾心。遂挈她同居。後來政客死了。她就襲了遺產。開了這所大規模的妓院。她相識的婦女頗多。客來時隨客所舉。長的矮的瘦的肥的。她都能喚到。內有幾個妓女。日間都在商店裏服務的。晚上兼操神女生涯。藉此可增多她的進款。著者此次遇着個汽車夫。被他領到了一家妓院內。見有妙齡妓女十五人。和一羣男子在後樓奏樂。房間裏的陳設。真是奢華非凡。妓女穿的都是錦繡絲織物。著者臨走的時候。那搗婦笑着對我說道。我們此間每逢星期六。可留宿的。下星期六。將有十二個新姑娘來此。她們年齡都是不滿十六歲的。先生必定要撥冗前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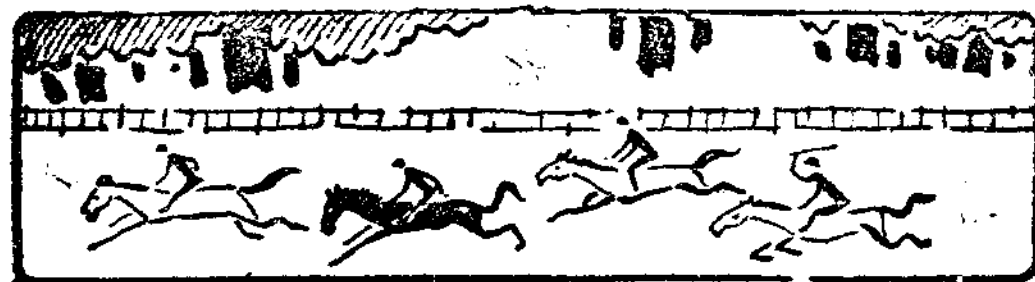
以上所述的都是妓院的情狀。現在要講的。是妓女在住宅內賣淫





。著者曾經調查這許多秘密賣淫的所在。計麥漢登一街。五百七十五家住宅內。住了一千一百七十二家的秘密賣淫窟。這種住宅內。既沒有流通的空氣。又沒有充足的光線。人多地窄。污穢不堪。有的兄弟和姊妹住在一房的。有的父女住在一房的。換下的衣服。也不馬上去洗。卻多拋在地上。他們因為生活困難。就不得不操秘密生涯了。

著者又調查麥漢登街二十七家住宅中。住了三百九十家居民。計有未滿十六歲的童子二百十四人。女孩二百十一人。此外十六歲以上未成婚的男子九十二人。未嫁的女子六十五人。寡婦三十人。共有子女十八人。內中最小的祇有十二歲。這羣小兒女住在這危機四服中。前途殊覺危險非凡。這三百七十家居戶中。內有五十家的婦女。跡近娼妓。頗有可疑。





娼婦的切口。是很多的。傍人不曉得她是操神女生涯。沒有不當她談的寫的都是正經商業事情。譬是她的秘密窟要遷移了。他就寫了好些多通告書給來過的嫖客。她的信上寫着某月某日我們藏書樓要遷移到某處了。請你仍時常來看書爲盼。信上所說的藏書樓。就是代表妓院。書籍代表妓女。此外倘然狎客久時沒有來了。她就寫信給他說。我們的藏書室。現在添了新書了。有時娼婦領了妓女。打扮得花枝招展似的到大公司裏假裝僱客。竟然到經理室或寫字間分給他們卡紙。這許多辦事員見了這樣的妖艷婦女。自然要去按址探艷了。有天一個青年律師。驀地接到了一封信。說有要事懇商，請到某處一談。律師當作生意來了。連忙跑到那裏。方才曉得是一個秘密賣淫窟。

住家妓女屋裏賣酒。較妓院裏爲貴。大約五元一小瓶。兩元一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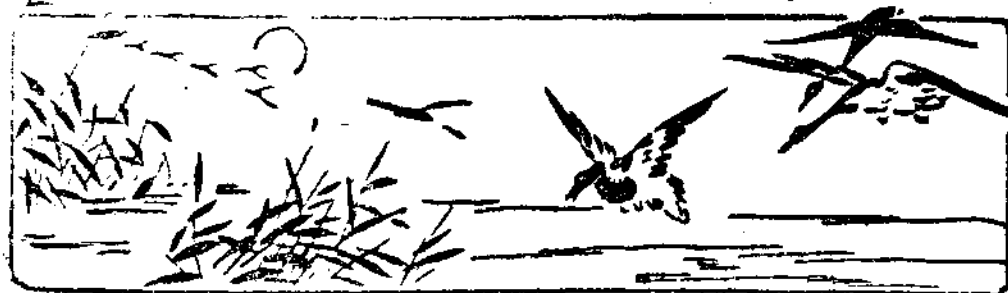
割愛記

畢倚虹

洪。梅。廬。江。南。人。父。為。京。曹。久。家。遂。燕。
居。父。使。為。贊。郎。梅。廬。恥。之。唯。閉。戶。讀。
書。父。雖。弗。喜。其。孤。僻。愛。之。甚。亦。弗。忍。
相。絕。為。娶。於。易。氏。名。門。巨。閥。美。而。慧。
梅。廬。甚。樂。琴。瑟。敦。篤。凡。八。年。舉。兒。女。
五。親。朋。談。及。家。庭。之。福。者。咸。嘖。嘖。羨。
梅。廬。梅。廬。亦。笑。而。唯。唯。

割愛記

俄。而。辛。亥。事。起。清。社。既。屋。梅。廬。遂。舉。
家。南。歸。僦。居。海。上。梅。廬。時。為。文。投。雜。
誌。報。章。頗。為。人。所。喜。名。遂。漸。著。江。表。
奇。士。多。樂。與。之。遊。奇。士。十。九。喜。放。誕。
拉。梅。廬。走。狹。斜。梅。廬。手。裁。峻。整。諸。妓。
爭。睜。之。翠。樽。銀。燭。間。梅。廬。消。魂。蕩。魄。
者。凡。五。年。最。後。遇。一。妓。號。楚。館。質。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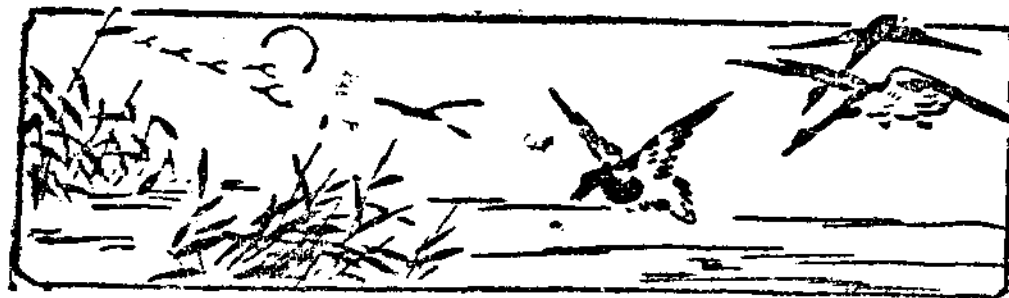




鶴愛記

奚姓而悟梅其名奚悟梅梁溪人五
歲爲父母鬻諸海上八歲而墮青樓
十三四挾琵琶宛轉歌一曲以媚客
年十五已以身事人矣遇梅廬時已
十七矣梅廬視悟梅一常妓耳悟梅
則願終身依梅廬梅廬有難色曰我
有妻美且賢卿歸我奪吾妻之愛吾
妻必弗許吾非畏獅吼以伉儷綦篤
不忍使其有拂意事也悟梅泣曰我
但願君拯我於火坑婢妾之賤吾甘
之決不敢與夫人爭寵也言已泣下
梅廬初猶弗可悟梅再三請宛轉枕

簾間恆繼之以淚梅廬歎曰吾再峻
拒殊不近情乃量珠聘去密貯金屋
弗令易夫人知悟梅歸梅廬後殊勤
樸謝絕鉛華恆喜從梅廬問字積四
寒暑悟梅亦能讀書明大義偶裁牋
作簡都清朗可誦
已而梅廬丁外艱苦次不能恆過悟
梅所鬱鬱不自得易夫人亦微聞其
事示意梅廬謂木已成舟舊事不必
說盍賦同居節歲費梅廬感其意一
一直陳易夫人彈淚太息曰吾雖不
斥君所愛重傷君心然吾兩人間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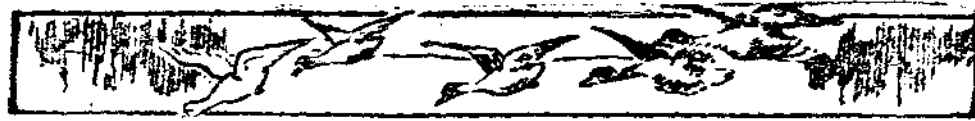
此。一。梗。其。人。縱。賢。我。已。不。愉。萬。一。不。肯。我。更。何。堪。悔。廬。矢。言。梅。賢。決。不。敢。狂。悖。以。抗。嫡。易。夫。人。淒。然。曰。但。願。如。此。

梅。歸。後。初。甚。恭。久。之。勃。谿。亦。間。作。未。逾。年。易。夫。人。以。肝。鬱。死。矣。悔。廬。哭。之。慟。居。恆。自。責。曰。吾。夫。人。體。素。健。終。歲。無。病。梅。歸。未。久。一。病。不。起。殆。夫。人。有。不。可。告。人。之。苦。痛。賚。恨。以。歿。嗟。夫。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與。言。及。此。感。逝。傷。離。悲。不。自。勝。也。

割。愛。記

易。夫。人。諸。兒。又。不。甚。奉。悟。梅。教。母。夫。人。思。為。悔。廬。續。鸞。膠。主。中。饋。悔。廬。歎。曰。逝。者。骨。未。寒。姑。徐。徐。云。爾。會。某。女。校。開。展。覽。會。有。甄。靜。篁。者。製。散。文。為。一。會。冠。梅。廬。過。會。展。讀。大。驚。歎。謂。行。間。疏。澹。有。晉。人。丰。格。叩。校。中。人。以。甄。靜。篁。何。在。校。長。某。悔。廬。舊。友。也。對。曰。靜。篁。今。在。會。司。招。待。我。將。為。君。介。紹。乃。引。悔。廬。見。靜。篁。不。知。是。何。因。緣。悔。廬。覩。靜。篁。驚。為。天。人。或。者。靜。篁。文。字。先。入。悔。廬。靈。府。悔。廬。一。見。不。更。自。持。願。靜。篁。遇。悔。廬。甚。落。落。





割愛記

越日會散。悔廬時過訪。靜篁知。靜篁猶未嫁。悔廬心動。竊歎曰。吾得若人。偶或能稍稍慰我感逝傷離之痛耶。蘊蓄於胸。悶不能發。靜篁以悔廬屢存問。亦走報。悔廬因亦識悟梅。悟梅慧人已窺。悔廬意知。悔廬志在妻。靜篁靜篁初遇。悔廬一平常友朋耳。悔廬屢謁。屢吐摯誠語。靜篁亦漸爲所感。大抵青年男女。果無所隔閼。由落落而趨綿密。其勢固不甚難。不僅悔廬與靜篁已也。

靜篁與悔廬過從親者。密將一年。兩

者之間。恆願於友誼上再進一步。願皆格格不能吐。悔廬有妾。尤不敢貿然。請一夕。悔廬有事於吳門。靜篁過訪。悟梅款之作。竟夕談。悟梅私叩靜篁曰。以我觀察。君與悔廬將來似不。僅友誼而止。靜篁曰。能長爲良友。亦。人生樂事。何必於友外他求。悟梅曰。我有唐突語。能恕狂妄。始敢直陳。靜篁笑曰。我豈責君者。恣言之庸何傷。悟梅曰。我已屢試。悔廬矣。渠甚願得。君爲彼主家政。彼以我故。不敢向君。語恐觸君怒。轉妨友誼。其實君果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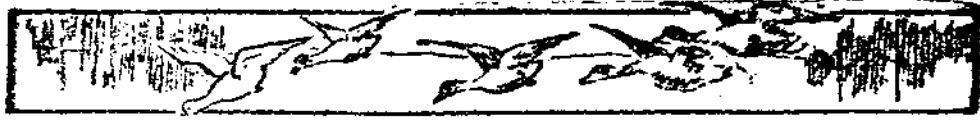


鄙妾敢不以禮事嫡耶。靜篁沈吟久之，笑而不言。悟梅知時機將成矣。越日，悔廬歸，告以昨夕語。悔廬曰：「殆矣！汝直率，篁必怫然。」悟梅曰：「否，彼笑而不言，非默認乎？」天下女子談及自身姻事，有直截痛快語，人曰：「我願嫁某乎？」邇來風氣，縱開通，恐亦不能免此。幾分靦覷也。幸好自爲之遣媒，約往，我知其決不峻拒也。悔廬喜曰：「可既而曰：『恐汝不甚喜也。』奈何？」悟梅曰：「我以身事君，君喜我喜，君憂我憂，此事君甚喜，我亦因君之喜而喜。」

割愛記

烏有所弗怡。悔廬雀躍曰：「篁果來歸，我知彼亦決不能薄待汝，且更感汝之不暇也。」悟梅微喟曰：「但願如此。」悔廬稟諸母，遣人致意。靜篁父曰：「以問篁，篁報可。」悔廬聞之，喜上眉梢矣。急涓吉某月日爲嘉禮。良辰，悔廬日營營於婚禮狀，殊忙迫得暇，慰悟梅曰：「汝勿弗怡，我與靜篁決不負汝也。」悟梅笑曰：「但願如此。」己而屆吉期，僅一星期矣。悔廬忙更甚，一夕歸，稍晏入室，忽不見悟梅。梅伺，悔廬甚謹。悔廬夜歸，梅必靜俟，倦





極倚枕待之。必悔歸。乃寢。悔不見。梅乃大奇。叩諸兒女。咸獲。蜚成。謂薄暮。即出。不知何往。悔廬猶以為梅。或小住。戚串家中也。翌日。仍無朕兆。親友家大索。亦不得。一日。二日。三日。乃至四五日。猶杳然。悔廬恐有意外。山顛水涯。偵察久之。亦無迹象。於是衆論紛紜。或謂悟梅有所眷遁矣。或謂悟梅有所憤走矣。或謂悟梅有所挾逃矣。悔廬知梅深。皆不信。願力偵。不獲。悔廬亦奇詫。過七日。後為悔廬靜篁。結稿嘉期。東帖已四布。勢亦不能改。

而悟梅無朕兆。悔廬終戚。悔廬母夫人曰。梅事宜偵。訪婚事。固無關。毋因噎廢食。累改期。親朋必斥汝為兒戲也。悔亦以為然。仍以是日行婚禮。禮場假東雅園。海上名勝地也。悔廬朋從交游。多為悔廬得嘉耦。慶投贈詩文。四壁都滿。寫悔廬與靜篁婚前戀史者尤夥。知與不知。咸來觀禮。禮成。賀客喧鬧。至夜午始盡。驩去。悟梅之失踪也。靜篁亦微有所聞。賓退。靜篁即問悟梅踪迹。悔廬告以力偵不獲。相與奇詫。靜篁尤焦悚。歎曰。





今夕我來滿意先向彼一申謝我兩
 人好事之撮合未始非彼一夕話之
 功倘彼不言君與我互格格不吐留
 有今日耶悔廬曰我亦念彼切我思
 悟梅果猶在人間彼或有歸來之一
 日蓋我與彼自信緣猶未了自彼去
 後五七日間夢魂中時時見彼或者
 今茲之去猶是短期之小別也靜篋
 攢眉曰我之念彼亦不弱於君今日
 嘉辰我心至愉快尙有何說唯不見
 梅我殊不能無快快殆天亦故留此
 小小缺憾不許滿足人生願望耶未完

創
愛
記

最新出版

公文研究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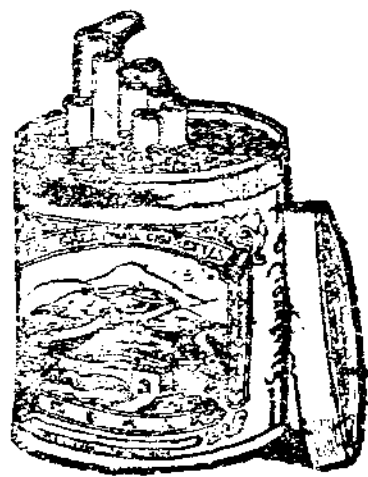
◀ 全書洋裝一冊★定價大洋五角 ▶

本書依據現行之公文
 程式令編訂。最合現
 時應用。凡公文上規
 定之名類。及公文之
 性質。皆詳為解釋。
 所載各種公文。精細
 選擇。文法格式。均
 可觀摩。並附公文用
 語。及公文須知各一
 編。為起草公文時必
 須研究者。盡善盡美
 。且新穎詳備。

上海大陸圖書公司印行

高 等 國 貨

大長城香煙



華 國 歡 迎

價 廉 物 美

中 國 南 洋 兄 弟 烟 公 司



變
色
談

變
色
談

(續)

不肖生

蒙師說。若不會往別處去。決沒有這們多日子不傷人的。縱不傷人。也得傷不少的家畜。這近處的豬狗。沒聽說有被咬去的麼。那店夥說不會聽人說過。想必是沒有。蒙師聽了。更是毫不措意。這夜胡亂睡了一覺。次日早起。天才黎明。便吃了些充飢的早點。蒙師教我提了羅盤。一同入山尋覓那未來的發塚。那山並不甚高大。上山的道路。也不甚陡峭。山腰以下的樹木。極蒼翠濃密。山腰以上。大概是因土宜的關係。一顆茶杯大小的樹也沒有。一望盡是蘆葦荊棘。記得那時正是暮春天氣。無論一草一木。都欣欣然盡其生生之理。這山上紅色杜鵑花極多。我師徒入山。正當朝曦初上。映着鮮紅如血的杜鵑。花端葉末。更頂着一顆一顆的露珠。各自對着朝陽。放出些微末的光芒。來。是這般點綴在鮮紅的花枝上。古人所謂杜鵑泣血。四個字安在這上面。倒很恰切。



祇是那時這山上的景致。雖有這般豔麗。却苦於我的年齡太輕。一點兒不知道領略。就祇把那一幅圖畫。深深的印入了腦中。自後至今二十年間。不曾第二次遇過那般的美景。如此也可見良辰美景。確是人生不易多得的。蒙師胸中。充滿了無數死人住宅的圖樣。像這般景致。與他的襟懷。是格格不相入的。祇是一路走着。一路托着羅盤。探看山勢。不一會。走到了一處極深濶的山坡裏。這山坡也是沒一株樹木。一片茸茸青草。就和鋪了一張很厚的地毯相似。我跟着蒙師。才轉入山坡。就發見朝南的一個山尻裏。有一大堆連枝帶葉的枯松樹。堆的足有七八尺高下。我當時看了心想這一大堆松樹。堆的頭倒錯亂。不像是砍倒準備做柴燒的。並且枝葉都留在上面。而樹莖又沒有了。近蒐的所在。有像是折斷的。有像是齒牙咬斷的。却沒一根像砍的。也沒一根像鋸的。不免覺着奇怪。隨即指給蒙師看。並問是不是砍了做柴燒的。蒙師略望了一眼。絕不在意的答道。不是砍了做柴燒。這種茶杯粗細的松樹。能做甚麼用。蒙師說着。仍向上走。約莫離那堆松樹有二三百步遠近。山勢越走越高。再低頭看那堆松樹。



時形式彷彿一個絕大的鳥窠。周圍用松樹堆砌得又像一隻大碗。中間鋪着絨也似的枯草。我不禁失聲呼道。先生。那不是叫化子做的房子麼。我這句話才呼出口。蒙師還不會回答。猛聽得驚天動地的一聲大噪。一隻牯牛般大的斑毛老虎。隨着那噪聲。從樹堆裏一躍。到了樹外青草地上。正抬頭四望。視線還沒射到我師徒身上。蒙師已拖了我胳膊。向這邊山下便跑。幸虧我小時在鄉下爬山越嶺慣了。心裏又沒存着恐懼的念頭。能跑的很快。倒是蒙師。因為知道這東西不是好玩意。拖着我跑過十來步之後。就漸漸的跑不動了。口裏祇顧一疊連聲的。催我快跑。自己却爬爬跌跌的。踉蹌逃到山下。手中羅盤也沒有了。腳上鞋子也不知在甚麼時候。跑掉了一隻。身上穿的一件藍竹布長衫。終年所賴以做彰身之具的。前後都被荊棘鉤破了好幾條裂口。一副慣受雨打風吹。紫醬色的臉膛。就彷彿新從灰色染缸裏。改染了顏色的。但是蒙師雖嚇成了這個樣子。而平日尊嚴的態度。仍竭力的保持。不肯改變。喘息略平了些。便正色說道。老虎睡在他窠裏。若不是你這東西高喉嚨大嗓子的叫喚。怎麼會把他驚



醒起來。以後務須記着。在山裏見着這種虎窠。萬不可高聲大叫。祇趕緊往下山逃跑。便了。我聽了這種教訓。口裏不敢說甚麼。心想你剛才還說這茶杯粗細的松樹。不是砍了做柴燒。不能作甚麼用。於個便怪我不該高喉嚨大嗓子的叫喚。遂故意問道。先生的羅盤呢。此刻不看地了。還是給我提着罷。蒙師也不知道我是故意這們問的。不覺長歎了一聲道。可惜可惜。那羅盤在我手裏。用了二十年。想不到今日丟在這山裏。這一隻單邊鞋子。穿在脚上。比赤脚還不好行走。這都是吃了你那一聲喊的虧。我回頭看山上。一些兒動靜沒有。便說道。鞋子羅盤。一定掉在不遠的地方。我們何不同頭去尋找一番呢。蒙師立時又變了顏色。向我叱道。你這不是丟尋鞋子。竟是要去尋死了。我不敢再說。又一同回到昨夜歇宿的飯店裏。蒙師對店夥說了所見的情形。店夥也驚得吐舌搖頭道。險呀險呀。怪道這孽畜近來沒出來傷人。原來在這山裏生了小虎。蒙師問道。我們並不會看見有小虎。你何以知道在這山裏生了小虎。店夥道。雄虎不能做窠。祇是野宿。雌虎在將要生小虎的前一月。就啣着山裏的小樹。堆一個鳥窠。



布似的東西。周圍都有七八尺高。更啣些枯草在裏面。臨產的時候。就將小虎產在窠裏。以免自己出外覓食去了。有野的旁獸來侵害小虎。小虎不到滿月。脚力不足。不能躡出窠外。也免得無知無識的小虎。乘雌虎不在跟前。四處亂走。自衛的力量不足。見傷於人。或旁的獸類。蒙師問道。何以在生小虎的時候。不出來傷人呢。店夥道。老虎這東西。真不愧爲獸中之王。當沒有產下來以前。看他打算在那一座山裏做窠。必先在那山附近。傷害不少的人畜。使一般人都害怕。不敢到那裏山去。他已經生產了小虎。便不在附近傷害人畜了。因爲恐怕傷害的人一多。就難免地方人。不請獵戶入山驅除他。到了那時。他自己卽算能逃的了。窠裏的小虎。必萬無生理。蒙師點頭笑道。原來獸類也有這般智計。祇是你怎生知道的呢。店夥笑道。我家三代當獵戶。我也當了半世。近來因地方不安靖。團防局禁止我們在裏開槍。我才致業在這裏當夥計。蒙師長道。那虎窠裏面。並不十分寬大。上面又沒東西遮蓋。若裏面有小虎。我們怎麼不看見呢。店夥笑道。裏面決不會沒有小虎。祇因墊在窠裏的枯草。很軟很厚。又是黃色。小虎



躲。在。草。裏。休。說。遠。望。難。得。分。明。就。是。走。到。跟。前。去。看。也。不。容。易。一。眼。就。看。得。出。來。的。雌。虎。啣。這。種。黃。色。的。枯。草。墊。窠。就。是。要。使。人。不。能。隨。便。看。出。蒙。師。問。道。生。了。小。虎。之。後。他。既。不。肯。傷。人。然。則。我。們。剛。才。不。逃。跑。也。不。要。緊。麼。店。夥。連。連。搖。頭。道。怎。麼。不。要。緊。他。不。傷。人。是。不。在。附。近。尋。人。畜。傷。害。你。們。到。了。他。窠。跟。前。他。若。不。傷。你。們。不。怕。你。們。去。捉。他。的。小。虎。嗎。虧。得。你。們。逃。的。快。不。然。豈。但。受。傷。連。性。命。也。得。送。掉。好。在。於。今。已。不。禁。開。槍。了。且。等。我。去。邀。合。幾。家。獵。戶。把。這。孽。畜。趕。走。捉。得。一。兩。隻。小。老。虎。也。就。夠。本。了。蒙。師。喜。道。好。極。了。你。們。到。山。裏。去。打。老。虎。我。拜。未。你。留。留。神。我。一。隻。羅。盤。一。隻。鞋。子。都。掉。在。那。山。裏。你。看。見。就。請。替。我。拾。起。來。我。重。重。的。謝。你。二。百。文。錢。店。夥。笑。着。說。道。你。以。爲。上。山。打。虎。是。一。樁。隨。便。的。事。嗎。正。是。性。命。相。撲。的。勾。當。就。是。有。一。百。兩。黃。金。在。地。下。有。誰。敢。分。心。去。拾。起。來。蒙。師。聽。了。也。自。覺。是。不。達。時。務。的。話。便。沒。精。打。采。的。帶。了。我。回。家。後。來。聽。得。有。人。說。那。店。夥。就。在。這。日。下。午。邀。了。幾。個。有。名。的。獵。戶。到。那。山。裏。尋。虎。時。拿。剩。了。一。個。空。洞。無。物。的。虎。窠。雌。虎。已。將。小。虎。啣。往。別。處。喂。養。去。了。

(未完)



本旬刊作者諸大名家小史 (續) 鈍根

▲鈍根對於讀者之介紹辭

獨鶴。姓嚴。名植。號子材。別號獨鶴。浙

人。談獨鶴者。莫不譽為中西淹貫新

江桐鄉人。勝清末年。余為申報編輯

舊。兼長莊諧並妙之老手矣。君今年

自由談。獨鶴與李君常覺。合譯長篇

三十五。兼任務本女塾教員。紅雜誌

小說『鐵血男兒』來投。余亟為刊布。

總編輯。

讀者咸稱善。是為獨鶴蜚聲小說界

不肖生。向愷然。湘人。游學日本時。嘗

之始。後二年。新聞報主者震其盛名。

著留東外史。傳誦一時。今來上海作

延為快活林主任。以迄于今。海內文

寓公。新聞報館。世界書局。大東書局。

本旬刊作者諸大名家小史

均以重金購其小說。社會之花出版。君慨允于百忙中兼任長篇。以副友誼。其可感不亞于倚虹也。

君之故鄉有林屋山。故別號林屋山人。

林屋。姓步。字章五。河南項城人。早掇

天台山農。劉介玉。浙江嘉興人。爲軍

巍科。文名藉甚。袁公慰亭雅愛其才。

界前輩。民國初元。來居上海。輒以餘暇作諧文小說。投余所輯之自由談。

致之幕府。入民國。袁任大總統。卽以君爲總統府祕書焉。君與袁二公子寒雲友善。袁歿後。偕隱上海。以詩文自娛。晶報及心聲雜誌得其著作最多。今復特許鈍根爲社會之花常任撰述。鈍根佩其才。致淵博。頃到備至。

漸亦旁及于新聞報。旣而鬻書之業大盛。遂無暇作小說。顧得間仍以小品散作。披露報章雜誌中。惟如鳳毛麟角。不多見耳。現任小說新報編輯。然筆墨瑣細。悉委其甥朱大可君。不甚過問云。

劉豁公。劉達。字豁公。安徽桐城人。曾畢業于保定軍官學校。歷充中上級軍官。入民國後。退伍家居。恆以詩文小說投余所輯游戲雜誌。丙辰秋。爲無賴陳某所欺。甘言誘之上海。爲其所辦滑頭報盡力。陳則徧向軍政兩界招股。歛錢未幾。席捲所得而遁。君之薪水。無所取償。客中爲之大窘。余亟延之爲新申報撰長篇小說。旋又受聘于余友渡邊天洋創辦之上海公論社。迨五四風潮起。君以避嫌辭。

本旬刊作者諸大名。家小史

謝日本居停。轉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主撰廣告。仍以餘暇作小說。近復兼任心聲半月刊編輯。海上文壇。推爲健將焉。



詠二十人美古

史女紅娟萬曹

南越笙歌信絕倫。可憐吳苑遠成塵。天生尤物原非偶。卻笑東家枉效顰。西
按圖索去太相輕。豈有芳姿繪得成。枉向宮門誅畫史。琵琶出塞已無聲。昭
一曲瑤琴作寒修。遠山眉黛鎖春愁。長門一賦多情甚。肯使閨中嘆白頭。文君
父傾權相女。蒙塵亂世才人。易失身。可惜胡笳傳內地。淒涼不似故園春。文
蜀山西望竟難歸。婚媾與戎計。更非死報君遺恨。在芳鄰。可許覓湘妃。孫
兵端偏起婦人身。金谷園中草不春。一斛明珠樓下碎。芳魂千古化香塵。梁
綽約腰支亦可憐。况將香屑試金蓮。宮中舞態超千古。半幅紅氍毹。月影妍。潘
臙脂井畔大喧譁。玉碎珠沈亦可嗟。到底死生情不改。夜台猶唱後庭花。張
長門豈復望恩波。梳洗無心厭綺羅。縱使珍珠傾萬斛。算來不敵淚珠多。梅
佛堂掩面太無情。辜負長生殿上盟。此後仙山須穩住。人間豈忍說重生。楊
鼓聲不絕大江東。玉手援絳上盟。此後仙山須穩住。人間豈忍說重生。楊
夫死倉皇代誓師。錦袍殺賊勝男兒。芳原血濺桃花馬。不負臨軒一首詩。秦良玉
梁夫人 楊妃 梅妃 張貴妃 潘貴妃 梁綠珠 孫夫人 文姬 文君 昭君 施



張舍我

那件事情。已在本埠新聞裏披露了。司徒鈞的朋友。都很奇怪起來。紛紛的批評他。說他平日爲人是很誠實而有考慮的。如今怎會幹起這件事來。又說他平日的費用。是很節儉的。他每月的進款。除了供養他的老父弱弟外。個人的用度。決無不敷之理。而且還有人說他有一種零存整取的長期儲蓄。他每

痛苦之愛

月提出五元存入某銀行裏。如今怎會幹下了這樣非法的事情呢。難道他果然是一個外貌假作謹愿而心中實存奸詐的麼。不然他何以會騙得到銀行的錢。待至第二次銀行裏纔查出那張支票是假的呢。簽在支票上的姓名。乃是假冒的呢。

司徒鈞的朋友。所以紛紛議論他。乃是根據於報紙

裏的二段新聞。那第一次發現的一段新聞說。

「某公司職員司徒鈞。昨（星期六）午持三百元支票。往本埠A字路某銀行兌現。當被該行察出。該支票上所簽之西人姓氏。係屬膺鼎。問以支票來歷。支吾不明。當即報捕。將渠押入捕房。經捕頭訊問一過。聞已供認該支票係由渠冒簽西人筆跡。希圖贖混云。」

有幾個和司徒鈞很親近的朋友。跑到他家裏。安慰他的老父弱弟。借着探問此事的究竟。他們父子倆對於司徒鈞於未出此案以前。曾否發現他的特別舉動和異乎尋常的神情。他老父的兩眼。已哭得紅腫了。此至便嗚咽着。作斷續的聲音道。「他向來：

是誠實的。不知怎會……幹下這件事。我想一定別人誣陷他的……但……我也有些……疑惑。這幾天來。確有些……精神恍惚和……心思不足。的。兒……我不知道他爲了什麼……唉。我老人家那裏……：「司徒鈞的十四五歲的弟弟。忽搶着說道。「爸。我想着了。近來哥哥常和一箇二十歲左右的。女子。同走路。有時伊走到馬路口。和哥哥分別。獨自乘車回去。有時伊陪哥哥走到里口。纔回去。我記。得。前。一。天。就。是。禮。拜……三。的。旁。晚。時。兩。人。走。到。了。里。口。那。女。子。已。欲。乘。車。回。去。哥。哥。卻。說。我。來。送。你。回。家。去。」伊向我瞧了一瞧。哥哥便回身對我。道。「弟弟。我去一會就來。你別對父親說我已回。」

過了那末禮拜六晚上我帶你一同看電影去」；我那裏知道昨天禮拜六到了。哥哥竟不回家了呢。」他說到這裏已汪汪然欲哭出來了。

於是這老人家。和司徒鈞的朋友。都以為他此次的冒簽支票案。定與他近來交往的女子有關。老人家作頑執的斷語說：「害他長子犯罪的一定是伊那箇妖精。」衆人的評論則說：「無論如何這件案子總和伊有些關係。不過不知道密切不密切罷了。」到禮拜二的早上。各種報紙的本埠新聞類裏第二次登着司徒鈞的案子道。

「司徒鈞冒簽西人支票。向某銀行圖騙案。昨捕房將渠解送公堂審訊。該銀行派西人某職員控

痛苦之愛

稱司徒鈞前曾以假支票一紙。被其騙去洋一百元。殆後察出。已追尋不及。前禮拜六又持同樣之假支票三百元。前來圖騙。因將其扣除送捕。務請堂上嚴究。被告供認二次假簽支票不諱。堂上詰以因何起意。堅不肯吐露。但自認保出自一時之妄念。懇求堂上寬宥。並准其交保。願湊款賠償銀行損失。原告抗稱。要求從嚴懲辦。以儆效尤。堂上當判將被告還押。候禮拜五復訊。」

因此司徒鈞的朋友。發表了上面第一節的議論。但他們看他。不肯在問官面前。供出犯罪的原由。便決定他弟弟所說的女子。極有關係。不過尙未能決定。是否因他一時惑於伊的姿色。要求得到伊的愛欲。

三

痛苦之愛

以金錢買伊的歡心。或者是由於伊金錢上的要求。而蠱惑他。唆使他去犯這騙錢的罪。尙在不可知之數罷了。

其中有一個和他最親密的朋友A君。立志要尋出他犯罪的真原因。以爲補救他的基礎。便到他的家裏去調查一切。把他平日和友人往來的信札。都集了起來。逐一檢視。內中都是寫着些尋常的而與他犯罪案毫無關涉的事。A君不信他會沒有和他弟弟口中說的女子通過訊。他因求得了那悲慘的老父的應許。在司徒鈞的臥室裏搜尋。果然被他於枕畔下的被褥下。找出三封有關係的信。

那第一封信說。

四

「鈞兄惠鑒。一昨別後。深思吾輩所談。恐無成功之日。蓋愚之前途。阻礙殊多也。憂思終夜。未能闔眼。今日早起。頭痛欲裂矣。汝友柳敬上禮拜四。」

A君看了。不禁吁了一口長氣。難道「這明明是一個女子。司徒鈞向伊求婚。伊雖有意。卻有阻力。但不知是何種性質的阻力呢。」他便看第二封信。信內說。

「鈞哥鑒。哥何不諒。竟責我蜜於口而薄於心。哥豈不知吾父貪鄙成性。耶總之。此事非面談不能盡。明日午後。當如哥約。會於前聚之處。匆匆不盡餘容面述。登貞禮拜六。」

那第三封信更簡單了。信紙是淺緋色的外國信紙。用藍墨水寫的。非常大而。不整齊的字。每個字旁都加着雙圈表示這封信的重要。那信上說。

「大哥。已談過。非如昨談。萬不能辦。急圖。千萬。三日後。吾非爾有矣。瑩貞。禮拜四夜一點鐘。」

A君看了這封雪報式的短信。便斷定司徒鈞爲了求娶這女子。逼於金錢問題。一時情急。犯了罪案。他想此時如何可以救他呢。一面調查那女子柳瑩貞的通訊處。和伊的品性道德學問等。

一雲間禮拜五公堂上的堂諭下了。被告詐騙罪成立。判處西牢五年。被告要求賠款贖罪。駁斥不准。司徒鈞的老父。更自傷心悲痛。鎮日鎮夜的嗚咽哀哭。

痛苦之愛

可憐他邁暮的年景。受不住精神上極大的摧殘。不到一個月。他已辭了他目光中所見的悲慘世界而去了。司徒鈞的弱弟。尙在求學時代。那有謀生之術。他只得回到原籍伯父那裏去了。總說一句。司徒鈞一個未完成的家庭。到此破碎無餘了。

那A君呢。他依舊進行他的調查。二個月後。除上述的事實外。他更得下列的情形。

柳瑩貞是修業女子中學的未畢業生。父親是一個伶人。——沒有教育。固執己見。而又沒有名聲。進款不多的「掃邊武生」。伊於司徒鈞犯罪的四個月前。和他由一個女友的紹介而相識。以後兩人的往來。便逐漸親密。漸漸爲同班的學生所探悉。至最後的

一個月內，則幾乎全校皆知了。因此發了幾種議論。說柳瑩貞性情浮蕩，用情向來不專，於認識司徒鈞以前曾交過二三個男友。那二三人都有娶伊的旨意。但後來查知了伊還有所愛，便和伊無形的絕交了。何以司徒鈞有耳不聞，倒肯和伊這樣的親近？又有人說柳瑩貞奢侈成性，最愛浪費，表示闊綽。伊的交游，男友目的全在乎金錢。兩字並不是講怎麼愛情問題。伊不過以愛情兩字為招牌，騙取男子的賁白物罷了。又有第三說，則謂柳瑩貞的為人，並不如以上兩種批評之甚。伊果然歡喜多友，選擇不免太濫。但說伊和認識的男子都會發生過戀愛，也未免過甚。近於造謠說伊交友的目的全在乎金錢也失。

六

之武斷。伊的為人，我們只可批評伊意志薄弱，感情用事，極烈，所以主張往往不能堅定。而對於自己的小節，作為時有失檢，遭人指摘之處，司徒鈞若的確是自誠實少年，伊能真心愛他，他倒着實是伊的歸宿點。但不知伊能真心愛他麼？他能真心愛伊麼……等到司徒鈞的犯罪案子披露於報紙，柳瑩貞的同學的論調都趨於一二兩說。最後一說竟沒有人提起。也沒有入敢主張了。伊們說：「司徒鈞為什麼犯罪？不是柳瑩貞逼他要錢所致是什麼……這不足以表示伊的奢侈和用情的虛偽麼！最可憐的男子——就是和伊認識的男子要算是司徒鈞了。但A君以為傳聞之詞，尚不足為據，因沒法認得了。

伊的一個女友寫了一封信。托伊暗暗地帶去遞給柳瑩貞。並探視伊於司徒鈞入獄後的神情。幾天以後那女友回報他說：「瑩貞自說沒有教司徒鈞去做騙錢犯罪的事。伊聽到了他的入獄。暗暗地哭了三晝夜。哭得眼睛都紅腫了。且因此遭伊父親的疑忌。從此不准私自出門。一步伊父親知道伊有和某少年發生婚姻問題的消息。但不曾知道那少年的姓名。他不過對女兒說：「我不管你願意嫁誰。祇要娶你的人肯拿出袁世凱來。我總答應的。若不能拿出我對你說過了好幾遍的數目。無論你怎樣願意。是萬萬辦不到的。」伊又立誓說：「我最愛司徒鈞。司徒鈞是伊一生的知遇。」伊自認伊十幾個男友。

痛苦之愛

中唯司徒鈞能得伊的憐愛。他是伊的第二生命。伊願自盡。不忍他的受罪。縲絏之中。然而於他無補。徒增無智社會的胃評。又何苦來呢……」觀瑩貞的神情。似乎確很悲傷。但我總不相信伊輕蕩易變的性情。獨能對司徒鈞君一人。而用真情。又據瑩貞自謂：「司徒鈞的冒簽支票。定由於伊告訴他伊父親金錢逼婚所致。」可見得司徒鈞君罪惡簡直是柳瑩貞誘惑他犯的……」

這樣調查的結果。與已在牢獄中的司徒鈞有何益呢。

★ ★ ★ ★ ★ ★ ★ ★ ★ ★

不到一個月。A君接到那女友的信說：「柳瑩貞已

痛苦之愛

八

以三千金賣身於湖北人胡炳金爲第三妾了。二星期後那女友又來一封信信內說伊已和做妾的柳瑩貞見面過兩次瑩貞神采煥發言語舉止處處現着伊心中的愉快欣悅滿意對於伊的「老爺」尤曲盡媚態柔情令人見了羞澀無以自容伊卻坦然自適似乎不知人間有羞恥一件事。唉這不是伊的輕薄浮蕩的性情的表現麼伊現在穿得綺羅滿身兩只手上戴了四五隻很大的鑽戒一身現着豪貴奢華之氣誰知伊五十天以前還是個窮伶家裏的窮苦女學生呢！

這樣的消息不過使A君長吁短歎相信司徒鈞爲着片面的盲目的愛而犯罪爲着愛了一個輕薄浮

蕩的女子而受身體上的痛苦和名譽的宣告破產委實是萬分犯不着。

★ ★ ★ ★ ★ ★ ★ ★ ★ ★

「驅妾聲明 鄙人第三妾柳瑩貞近來不守婦道往往有擅用鄙人名義在外假貸賒欠撞騙等情稍加警戒卽藉故外出迄今未返實屬可惡已極若不驅除後患堪虞因特登報聲明此後鄙人與柳瑩貞斷絕一切關係有柳瑩貞一切銀錢出入概與鄙人無涉尙望各界注意爲荷胡炳金敬布」

事情雖已過去了兩年讀了這段啓事A君怎能不想到他的在牢獄中的好友他正在書室裏凝神幻

想忽有笑聲入他的耳管裏。

「你在那裏想什麼？」「呀……你……司徒兄麼？」「使你驚奇不已麼？……呀：你看這條廣告發生何種感想？」「哦……你的痛苦？」「爲什麼痛苦？你那裏知道。我原被判定嘗五年的鐵窗風味。現在誰使我減輕三年的痛苦？不是至愛我的柳莖貞是誰？」

「柳莖貞救你？」

「伊因不忍我爲伊而受罪。伊已犧牲了伊的身體。犧牲了伊的名譽。甘作人妾。甘爲不名譽的妾。現在又甘作被棄之妾——伊於此二年中積蓄了一千多塊錢。伊拿這筆錢使我出獄了。」
「噫嘻！真愛情！」A君至此也不得不承認了。
「然而痛苦極了。」這是司徒鈞的感喟。

最新出版 美術圖案畫

已出二冊 每冊五角

圖案在畫界佔極重位置。應用甚廣。惟大概所用者。陳陳相因。轉輾抄襲。殊爲畫界憾事。殊不知圖畫之創格。可以千變萬化。運用而無窮。本書所載圖案畫。種類繁多。市上從未見過。俱係編者別出心裁之作。爲美術家不可少之要書。

小學適用 新派畫臨本

已出二冊 每冊一角

是書有畫圖三十餘幅。凡風景。花果。人物。翎毛。黑影畫。廣告圖案等。應有盡有。既簡單而又優美。專供小學教授。及臨摹之用。

上海大陸圖書公司出版

陰天

任馨吾

溼溼溼…… 溼溼溼…… 不大不小的雨，下得不疾不徐，到旁午時候，還沒住著；把園內新開的花頭，都下得垂頭不語，樹梢的半黃殘葉，都紛紛吊下地來。各人都怨道：「只雨下得討厭！教人不能順順便便的做事！」各家把小孩子，也都禁在家內，不准出門一步。

我孤獨一人，撐著雨傘，在街上走著；轉灣，抹角，這裏，走到那裏，到處都是冷清清的，以前的市廛交易，車水馬龍，彷彿都因這雨停止了。

我不住的跑，向目的走去，沒有別地現象，只有呼……風聲，溼……雨聲與販夫喊賣聲相應；水泥濺滿了他們腿部，仍然一些不懈。

走了許多地方，各處都是這樣。

有的人家說：「我們打牌罷！」——陰天——有的人家說：「我們想個頑意見，消消遣罷！」

——陰天——

只些人家，都因為陰天無事，趕快把牠混過。

跑！跑！跑！到我的目的地了；獨自坐著好久，校价說：「先生！今天下雨，學生恐怕不來了！」



劇談錄

林屋山人

余籍開封。少好觀劇。開封惟一劇館。初名天慶福館。主吳笠卿。卽劇界名旦。月月紅也。後讓於閻富山。劇名紅菊花。亦秦腔名旦。館中人才甚備。鬚生有張合福。王玉芳。大淨有邊四。余鳳山。二花有王永壽。馬吉祥。青衣有李韻青。李稚仙。小生有韓中和。李硯農。花旦有月月紅。路玉珊。水仙花。秦腔花旦有紅菊花。丁靈芝。武生有沈韻秋。葛文玉。老旦有楊壽長。武旦有諸會元。皆上材也。武丑雖乏。而葛文玉反串之。彌見精工。文丑無上材。而郭春山。張老蓋。要不失中品之第。是時。余聞京劇甲天下。度必勝開封遠甚。及冠。入都。遍觀諸園。大失所望。老譚外。未見能勝。且北京散見諸園。開封萃於一館。尤覺相形見絀。余意且以爲月月紅。王永壽。楊壽長。三角北京乃未有也。時以此議言於京友。無不笑余毀陽春而譽巴里者。一日。有老譚在坐。友人述余言。以爲笑柄。譚曰。勿遽相誚。所謂開封名角。誰耶。余答言如前。譚曰。以吾所知。月月紅。以漢班至京。有大名。醉酒探花。諸劇。京角無能及者。韓中和。爲北京名伶子。其藝可比王楞仙。作派稍

遜唱工過之。李硯農亦北京名小生。黃鶴樓雅觀樓之藝。可比孫菊仙汪桂芬。沈韻秋者。自其祖時。卽以諸劇小香外。無其匹也。李韻青其子也。小名觀保。工武生名。武劇之精。沈氏首倡。俞派尙在其後也。吾所青衣。其藝在陳石頭。吳順林間。而美貌過之。楊壽長。知者如此。然則吾雖未知。可以概見矣。安在北京之爲名丑楊三子。習老旦。有謝寶雲之高音。無汪桂芬劇。能過開封也。未幾路玉珊水仙花。丁靈芝相繼入之火氣。王永壽爲張奎官弟子。竹林計落馬湖諸劇。京有大名。他名伶仍流落不偶。於以見彼時風氣。已京角亦無其敵。且諸角皆以遭事出外。非在京無立足地也。又張合福奎派正宗。王玉芳齡派高弟二人。注重旦角云。

新交際場中之怪相

鈍根

西洋派之新人物。無處不學西人。每與他人相對立談時。輒以兩手插左右褲袋中。而凸其肚。翹其足。跟離地。但以足尖着地。全身頻頻作向上伸長之姿勢。每一上伸。則足一翹。肚一凸。其勢甚猛。此在兩男子對談。尙不足怪。乃今之新派女子。亦復誤學此態。每見男女對立長談。兩腹挺凸不已。有時或竟相觸。旁觀往往失笑。使陳舊頑固之父母見之。不當直前批頰耶。



歸帆

胡愍珠

「歸帆」是位具體的喜神。譬如天涯遊子，作客他鄉，一旦片帆歸來，有父母的，
敝天倫之樂，有妻子的，話別離之情，一室之中，造成得融融洩洩，彷彿上帝滿
播快樂種子，著意噓植，遍地生春，這樣看起來，那「歸帆」確實是一位喜神了。
然而在下却親見一樁慘事，但此事不發生於別地，遍也在這一片「歸帆」之
中。於是知道「歸帆」一物，全不是喜神，有時節他老人家要變為凶神，不過
是喜神是凶神，却要身受人的命運分判出來，這人該受快樂，那「歸帆」就變
為喜神，這人該受悲傷，那「歸帆」就變為凶神，致於在下所見的「歸帆」
皆因是望這片「歸帆」的人，該受悲傷，所以變為凶神哩。待在下寫他出來，給諸
位瞧罷。

錢靜影女士，不是愛國女學的高材生麼？她的容貌身段，委實上帝有憐，獨厚
於她，分配得勻平無缺。若要在下形容她出來，可恨小子不文，滿肚子裏找尋
也尋不見一句，足以形容她。若說「美而飽」，這未免太簡單了，無已，將花來。

擬她一下子。況且美人酷肖名花。名花絕類美人。故在下就以藕花比靜影的膚。『瑩皎凝潔』。『不受點埃』。以櫻花比靜影的唇。『不染胭脂』。『鮮紅欲滴』。以江上芙蓉比靜影的頤。『艷粉明粧』。『濕紅浮影』。以曉來薔薇比靜影的眼。『幽露欲波』。『清若溪流』。『鼻類含苞的玉蕊。齒同蓓蕾的茉莉。總之靜影的色。靜影的香。聚合百花而成她的容貌。既然長得這般豔麗。她的心又生得聰敏絕倫。中西文字。刺繡縫紉。那一樁不冠出同儕。故校中稱她為『羣芳之王』。靜影的父親。在三年前已經物化。家裏祇有老母一個哥哥。還沒有娶親。也在外邊讀書。好得她父親生前是個巨商。委實有些遺產。盡年衣食可沒憂缺。她的母親又痛愛她不過的。她喜怎樣穿。便喚縫工量網來裁做。她愛怎樣吃。便叫廚子市回來烹調。從沒有去拂逆她的。所以靜影在一校之中。就衣服上也。是袖領一羣。裁剪入時。縫紉得體。其實她的容貌。生得美麗。就是亂頭粗服。荆釵布裙。也足以鎮懾羣芳。何況是滿身錦繡。遍體綾羅呢。所以越覺得她花葉互生。掩映得趣。但她雖然佼佼此如。却一些兒沒有自矜氣象。待人接物。莫不和藹可親。窮年累月。從不見她眉宇間。有一絲怒容。兀是春生笑靨。故一校之中。上自師長。下逮僕婦。那個不說『淑慎』的女子。『慈善』的小姐呢。

有一天那愛國女學開學藝會。這靜影自然在首句

伴之中表演她的藝術。那主席報告之後，便是靜影。好學生哩，惟千餘人中，最注意的却是一個少年的鋼琴獨奏。玉指齊動，宮商徵按，真彈得襟懷瀟灑。弦指清幽，高的像列子遇風，低的似馮夷擊鼓，哀的類湘娥啼竹，清的如湘靈鼓瑟，鏗鏘鏘，嗚嗚咽咽。如怨如慕，如泣如訴，把四座的賓客聽得氣靜容斂。危坐正襟，等到奏完，那鼓掌的聲音，直同車走空谷，雷鳴南山一般。別人演了三節，又是她的鳳舞，錦帶，迴還，仙裙，翩躚，見她舞得翠袖迴雪，垂手翻雕玉之佩，彩纒轉雲，折腰爭留仙之裙，最後的餘興，是一齣『巾幗英雄』的新劇。那靜影又是其中的重要角兒。演得有聲有色，使觀者恍若確有其事，實有其人。那千餘來賓，誰不說一聲靜影女士是個多才多藝的。

男學生。他自見靜影之後，同中了魔一般。故靜影奏藝的時節，她的兩掌，分外鼓得動天價響。別人祇道他讚揚靜影的藝術優美呢。

話說這位少年學生，姓嚴名驥，字空北，是紹興的鑑湖湖畔人。現在上海徐家匯一家大學讀書，到也是個文章魁首。今天是禮拜日，有一位同學贈他一張入場券，所以興頭頭而來。迨見靜影，便顛倒起來，並不是好色心重，其實佛說因緣，所以他對於靜影的一舉一動，一嘖一笑，莫不深深的印在他腦系之中。等到鳴鐘散會，人家都如潮水般湧擠出來，獨有他在後面徘徊不前，不知道的，說道他果然有道德的。

青年知揖讓之禮。誰知他却希望靜影再現。色相作個劉楨平視。使他飽餐秀色。耐耐場闕無人。兀不見來。自覺再不走路。被人見了不美。祇得懶洋洋的出來。不過對着紅牆綠屏。不免恨同蓬山萬重哩。嚴驥到得校裏。飯後背着同學。回到臥室。就在電燈下。將日間會場上分贈的紀念冊。無意間翻閱。隨手展開。劈頭一幀照相。正是靜影。也是扮着舞蹈的形狀。倩影婷婷。栩栩欲活。隨後也有刺繡的成績。畫畫的成績。都用照相製版。印在上面。嚴驥見有靜影兩字。必定仔細賞覽。末後是文藝的成績。那靜影又刊着許多詩文稿子。正是句句香艷。字字珠玉。本來嚴驥見了她的容貌舉止。已傾倒十二分。今又見她有這樣

的錦心繡口。又添上了十二分。從此是二十四分了。於是每當課餘讀罷。孤燈獨對。便將紀念冊展開。有時節癡望倩影。有時節低吟佳句。這樣了半日。方纔解衣登床。作他好夢呢。

在徐家匯盡頭。萬綠叢中。掩映着紅色磚牆。牆內造着數十幢洋房。高四五層。因太高聳了。所以頂上兩層的朱欄碧窗。一望便見。那牆的盡頭。却蓋着一座牌樓。一條碎石甬道。甬道盡處。即是一座崇宏壯麗的正面洋房。洋房當中。嵌着一只大時鳴鐘。這就是嚴驥讀書的某大學了。這大學裏的運動聲。溢全國。每逢春秋兩季。天氣和溫。校中必要開運動會。宣揚武化。這天又是該校開會日期。那上海的芸窗秀士。

蘭閨名媛。統是輕車寶馬。到該校去參觀。未到午時。這百畝大的廣場上。已滿坐了來賓。這可見該校的運動聲譽之隆了。午後一旬鐘。在洋洋軍樂聲中。引出一羣運動員來。那運動員。個個穿着白色的短衣。衣之前後。都縫着黑色的號碼。逾覺分明。雖然離開數百步外。遙望字跡。仍舊清楚。下身拽着白色短褲。長不沒膝。脚登薄底布靴。輕捷柔軟。但聞銀角一鳴。那班運動員。個個顯出好身手來。想奪錦標。在下將他們的優勝。作個簡單報告罷。

五十碼賽跑 15勝

百碼賽跑 9勝

二百廿碼田徑賽跑 28勝

五百碼賽 28勝

跳高 28勝

擲鐵球 28勝

跳遠 25勝

障礙競走 28勝

撐高跳 28勝

那時欄外旁觀的。場內照料的。見28號屢次得勝。這一個鼓掌呼歡之聲。有如雷動一般。看那運動秩序單上的會員號數表。這28號。就是嚴驥。其中還有些節目。這28號並不與會。最後是二千碼的賽跑。那軍樂引出十個人來。這28號也在其內。於場上場下。欄內欄外。萬餘雙目光。都矚矚的屬在這28號身上。其中

最注意的。却是一位靜影女士了。她因28號的容貌。娟秀得和少女一般。奈其健勇。到這樣田地。所以她一雙慧眼的光綫所注。終在28號身上。28號到東。她的目光隨之到東。28號到西。她的目光也隨之到西。她見28號在5號7號之後了。跑了十秒鐘。在15號

大家拍掌歡呼起來。這靜影女士的心花。比別人更加開放得大。其實吹縹春水。底事干卿。據在下想來。大約生前姻緣了。否則二人各不相識。未交一語。何以心心相印。到這般呢。散會歸去。那靜影也將發驥的容貌。深印在腦系之間了。

21號之後了。又跑了十秒鐘。却在24號19號之後了。這二千碼賽跑。須繞場三匝。到第二匝。那28號却是最後的一人了。此時直把這位靜影女士。急得心躍氣餒。修蛾緊蹙。玉容不歡。誰知到了二匝半。這28號超過4號8號27號了。再跑五秒鐘。超過19號24號了。又五秒鐘。超過21號15號了。到三匝將盡。早已超過5號7號之前了。那全場的來賓。又不期而然的

有一天靜影的女友出閣。那靜影免不得過去。道喜吃酒。進門來最使他一驚。就是劈頭碰見一位西裝少年。這少年不是別人。正是二千碼賽跑。得着最後之勝利的嚴驥。嚴驥也是放出眼光來。瞧靜影。適與靜影的眼光會合。成了一字平綫。當時也不說話。祇好各人自己明白罷了。後經主人介紹。於是你說傾仰。她說愛慕。不到一刻。談講得同舊雨重逢一般。滔

滔不絕。有時談些國事。有時論些學術。大凡人的願望。原是同溪水就壑一般。得寸進寸。得尺進尺。沒有盡期。必須到了壑底。方纔罷止。現在靜影和嚴驥也。是這樣。其先不過在廣衆之間。一見色相。於是便慕起名來。慕名定思見面。見了面。便思講話。講了話。又思訂交。訂了交。其初不過朋友關係。遂後便想成爲夫婦。成了夫婦。這願望方纔停止。如溪水的已經流到壑底了。他們倆也是這般。不到半月。由訂交至於訂婚。已經成了名義上的夫婦。精神上的夫婦。所關的是肉體上的夫婦。要知人的夫婦。以精神爲貴。其次。是名義。最後。是肉體。而今嚴驥既經得了最貴的。見大功已告厥成。便要奔他的前程去。

原來上海有一家公司主人。因見祖國沒有真才實學的人才。便想栽培幾個。就登了報紙。招考大學專門人才。預備送往美國遊學。所有經費。由他擔認。嚴驥由本校遣送應考。究竟才豐學富。考卽錄取。當其和靜影纏綿時候。正在料理行裝。預備出發。後來想與靜影成了婚再行。虧得靜影深曉大義。竭力勸阻。說人家出了偌大金錢。原冀造成人才。爭光祖國。若成了家室。將來對於學術。恐要分心。不能專一。那時豈不辜負了人家。亦且辜負祖國。追源溯因。罪在朕躬了。總之吾心已經許君。願君此去。學成返國。再圖兒女之情罷了。嚴驥也不好再說。決志西游。便由公府主人派員護送出去。當時一篇兒女的別離情況。

在下也從略不說了。

嚴驥到得美國，便入哈佛大學，研究鑛學同化學兩種。他因想祖國鑛產富庶，都深藏隱祕着，無人開掘。若自己學成返國，將數千年來的鑛產，開採一空，所有外債國債，償還清楚，我國不是富甲全球麼？所以一進校門，一點靈犀，全注在學問上面。對於靜影亦淡漠相忘。除了按月一封情書，報告近况外，並沒別的。他的區區方寸腦海間，都被學術充塞，佔據得滿。再沒有能容納靜影的笑貌言音。非是他忘情，蓋心有專注，則情亦不得不分潤了。好得靜影非平常女子，她也不是常寄信給他，恐怕分了他的心。即是有信，除了「珍重餐飯」之外，總是諄諄的勉他勤學，成

功將來的一個中國偉人呢。

四載光陰，近同流水。那嚴驥在大學，已經畢業了。名列最優等，得着博士頭銜，留學美洲。那個不榮幸他，欽仰他，預備回國之前，在美國的那班僑商啊，同學啊，都替他把蓋錢行。那靜影在國中，早已接到回國電報，所以每日到黃浦江畔，遠望歸帆。一天靜影在着家裏，同她母親閒話結婚時的禮堂佈置，和嫁衣的顏色。見家人送進一份譯好的電報，上寫「甘公司轉，嚴驥君因用功過度，身體衰弱，此次返國，經地中海風浪掀播，病暈舟中，經醫生治救無效。今其年少好學，天不假年，將屍逾格製棺運回香港。其可憐靜影的大好希望，無端斷送在字條之上。」

汽船抵埠。那班搭客。誰不是載欣載奔的歸去。其家影見着這個「歸帆」。玉容慘白。芳心搗碎。唉「歸帆」。人見着「歸帆」。差不多同喜神降臨一般。祇有靜。唉凶神。

梅龕話舊

鄭逸梅

太平軍起廣西。諸王及將有所謂四眼狗者。兩頭蛇者。金毛虎者。金錢豹者。咸假名於動物。以互相標異。若水滸傳中之有渾名者然也。又有姜猴子者。以善畫猴子得名。在太平軍創始之先。其後圍長沙。姜猴子遂投効某王。故嘗相識也。姜醴陵人。本名國賢。至是某王命捨其名而稱猴子。猴子曾遇異人。傳授祕術。能畫猴於紙口。中作咒語焚之。則猴於夜中擾人。使不得安。惟所遣無不到者。某王之圍長沙。越二月不能克。遂下洞庭。攻武昌。時姜猴子欲顯其技。日畫猴子十數紙。積半月。成百數十紙。於是告於王。預備盡力環攻。而以所畫猴子作咒焚之。令入武昌城。是夜守城兵士。皆見羣猴來撲。擊之不退。駭而逃。城遂破。姜猴子以功封天將。其後忽失所在。或云其師挈之去。偕隱山中。

雅霜與社會之花

面貌鮮艷……皮膚光澤的
可稱是社會之花

要想……鮮艷……光澤

請用……雅霜

雅霜是採集皮膚滋界料的精華所
造成功能化粗糙的面孔為鮮嫩
經變灰黯的皮色為光澤
自然嫩格已外豐麗秀美再能時若已
添花自然格已外豐麗秀美再能時若已
歡迎了所以美雅霜能治手指皸裂
肌膚燥癢等病
尤其是不可一日無此君了



定價 二大號 三每瓶 售洋 五角半

贈送美女圖

凡購大號雅霜一瓶或二
號兩瓶或三號三瓶者均
奉送一幀

上海 棋五馬路 大陸藥房

總督的女兒



(紅柳村人)

凡。是。北。京。城。裏。的。人。要。是。一。聽。得。薛。稚。蘭。的。名。字。他。們。腦。筋。裏。立。刻。就。會。印。出。一。個。十。五。六。歲。窈。窕。多。姿。的。絕。色。女。子。而。且。耳。朵。中。似。乎。同。時。已。隱。隱。約。約。聽。見。他。清。越。高。抗。的。歌。聲。教。人。立。刻。現。出。欲。仙。欲。死。的。景。象。

他。的。母。親。常。常。誇。口。說。除。非。天。下。的。人。沒。有。耳。朵。和。

沒。有。眼。睛。的。才。要。說。自。己。女。兒。不。是。天。仙。化。人。又。說。自。古。流。傳。楊。貴。妃。怎。樣。怎。樣。的。美。麗。趙。飛。燕。怎。樣。怎。樣。的。善。舞。李。延。年。怎。樣。怎。樣。的。善。歌。以。我。想。起。來。也。不。見。得。比。自。己。的。女。兒。突。過。些。吧。——他。這。樣。的。誇。口。當。時。聽。見。他。誇。口。的。人。並。沒。見。有。一。個。人。譏。嘲。他。辯。駁。他。大。約。衆。人。耳。目。中。一。聽。了。薛。稚。蘭。的。歌。喉。一。

總督的女兒

總督的女兒

二

見了薛稚蘭的舞腰並一打量了他的容貌覺得果然有令人不可及的地方哩

這一個無情的消息傳出來之後不論那個人都要不平的原來一個做參議的打了薛稚蘭一個耳光稚蘭呢是何等嬌弱的一個女子啊好比一棵驕貴的碧桃花春風輕微地吹拂着他還要罵那春風呢何況來的是一陣暴風是一陣再殘酷沒有暴風羞愧和傷心使得薛稚蘭幾乎要覓死他母親雖是極力的勸慰他但他受着這樣一回重大的刺激便哭個不休眼淚的脾氣當着人們快樂的晨光他真是深居簡出容易令人一瞻丰采的現在逢着薛稚蘭悲痛的時候他便沒命的淌出來做他熱烈的

示威運動他並不估量自己的身分要是生在一個絕世美人底妙目中是無價的論不定比珍珠還要貴重些呢

薛稚蘭嗚咽的哭了半天才出聲說道母親我是沒有父親的人倘然自己的父親是一個和那參議差不多大的官員他也能夠欺侮一個可憐的弱女子麼然而我是無父的是一個賣歌的賤女兒是世界上一個再賤沒有的賤女兒這幾句話不打緊反引得稚蘭的母親大哭起來半响止住了哭望着稚蘭說道兒呵你那裏是無父的女兒你的父親何止便和那打你耳光的人一樣大的官他略停頓了一回又繼續說道稚蘭你不要哭

吧。我講一個故事給你聽。

十六年的前頭京師裏有一個有名的姑娘他是蘇州人因爲從小被拐子拐了賣在妓院裏便做了這一個生涯他一天對着他唯一的恩客王將軍說道王大人我現在腹中的身孕早晚就要臨娩了不知是個男胎還是女胎請問大人的意思生了男便怎麼樣生了女又怎麼樣……照我看來總不至于棄掉罷不論將來生出來的是男是女講起來總是我們倆幾年來一些愛情的結晶啊。

王將軍是一個豪爽而有決斷的人他那時已有五十左右的年紀精神還甚豐燦頰下疎疎的飄着十幾根花白鬚鬚頭髮也花白了然而他眼睛裏的神

威和紅潤的面容足以蓋住他不少的老態他又有識略又識書史雖然是個武官倒也有羊叔子儒將的風度他相識的姑娘雖然是風塵中人然而也可以畫幾枝花草吟幾句短詩因而將軍軍營之暇時常與這姑娘論古談今十分投契。

當時王將軍聽見了那姑娘的問便也狠爽利的回答道倘然你生的是男我便領回去我現在雖年過半百膝下猶虛日後也總算留下一脈香烟倘是個女你便留着吧但以後無論如何不可做你同樣的生涯你要牢牢記着的。

那姑娘黯黯道倘使不幸而是個女呢將來長大了就是不爲大人我也不願他操此賤業我是已經不

總督的女兒

可○自○拔○的○了○說○着○一○陣○傷○感○洒○了○王○將○軍○一○袖○子○的○眼○淚○也○不○免○賺○了○王○將○軍○許○多○同○情○的○老○淚○

造○物○是○一○個○歡○喜○多○事○的○主○宰○他○的○配○置○人○生○髣○髴○是○一○個○文○學○家○的○做○文○章○一○般○總○不○肯○平○鋪○直○敘○的○倘○使○當○時○那○姑○娘○生○了○一○個○男○孩○子○也○不○過○是○一○個○將○軍○家○的○公○子○哥○兒○罷○啦○然○而○那○姑○娘○生○的○竟○是○一○個○女○子○這○似○乎○是○造○物○有○意○弄○些○狡○獪○啦○

果○然○王○將○軍○是○不○要○了○光○陰○真○是○一○件○神○秘○的○東○西○十○六○年○中○便○把○一○個○乳○臭○的○女○孩○子○一○變○而○為○京○師○最○有○聲○譽○的○名○女○伶○

稚○蘭○的○母○親○說○着○便○把○女○兒○樓○在○懷○裏○垂○着○淚○說○道○好○孩○子○你○大○概○也○明○白○了○這○個○姑○娘○不○是○別○人○便○是

四

我○我○那○時○也○是○叫○薛○雲○蘭○那○個○很○有○聲○譽○的○名○女○伶○自○然○就○是○你○了○唉○！○你○那○裏○便○是○沒○父○親○是○女○兒○你○的○父○親○又○何○止○同○這○折○辱○你○的○人○一○樣○大○的○官○兒○那○時○薛○稚○蘭○不○哭○了○神○態○間○顯○然○露○出○一○種○劇○烈○的○感○觸○兩○隻○含○着○淚○光○的○眼○睛○直○射○着○他○母○親○的○面○上○神○秘○而○且○懷○疑○的○

雲○蘭○道○稚○蘭○你○怎○麼○了○

稚○蘭○在○他○母○親○懷○裏○噙○着○嘴○說○道○我○是○有○父○親○的○父○親○現○在○那○裏○呢○娘○是○忍○心○的○怎○教○我○做○了○十○六○年○不○知○有○父○親○的○女○兒○

雲○蘭○道○稚○蘭○你○不○要○埋○怨○我○做○娘○的○至○于○你○的○父○親○呢○早○已○調○任○做○了○江○南○省○的○總○督○不○要○說○是○一○個○參

議便大些再大些再大些的官兒誰敢碰動他女兒一根毫毛何況是打但是你父親因為你是個女兒不能認你罷了

總督的女兒？稚蘭驕傲地問着雲蘭道是呵你是總督的女兒

那時薛稚蘭重復嗚咽起來道母親我以前是不知道有父親的現在我既然知道了我一定要認他去他雖然不願我認他做父親但是我總是他的女兒母親做戲子是何等羞恥啊便是被人打了這也算不得什麼因為我是一個下賤的女伶……母親我現在決定不願做戲了我一定要去找生我的父親去就是被他冷淡被他驅逐或者還有比冷淡和驅

逐更嚴酷的對待但是我依然要去因為他總是我天地間唯一親愛的父親

這一席話把雲蘭感動了驀地想到以前和王將軍談兵說劍的塵影使他起了無限的回憶和血誠他便毅然的說道稚蘭你定些心吧明天我和你上道就是了

著者也不再多着閒筆細寫一路上的風光使他母女倆心中焦急却說一天的清晨王將軍正在督府的書房裏盤散忽見一個當差的走進傳報說有一個北京的少婦名叫薛雲蘭的特來求見王將軍自從調任江南以來和雲蘭一別十餘年正想的他怪慌今日一聽得雲蘭從北京跑來自是歡喜使命一

個心腹的書僮攬絕從人傳雲蘭來見

薛稚蘭聽得父親肯接見他們心中的快樂不言可知緊緊抱了他母親的手臂跟着個書僮曲曲折折的走進走到一個陳設精雅的書房前書童低聲說大人便在這兒稚蘭抬頭一看見他父親頭上全是雪白的頭髮目光中現出成毅而又慈祥的神氣他同着他母親跪下行禮時想到這個就是自己生身的父親忽然天性大動膝行到他父親面前捧着他的袍角低呼道阿父：便又伏着不起當時王將軍正在疑惑雲蘭便說道大人這便是十六年前的……王將軍看見稚蘭生得玉雪可愛回想前情悽動于中不覺愴然涕下便含淚說道你們起來吧

雲蘭應命起立見稚蘭還是俯伏不動王將軍本來是極仁慈的見此光景便親自將他攙扶那知稚蘭的身子忽的應手而倒撫之早已氣絕面上仍舍着甜美的笑容眼角裏還掛着幾點淚珠不知他究竟是歡喜還是悲傷兩人見了不覺大慟半晌吩咐童不許聲張只說死了一個新薦來的丫環便把稚蘭埋在後花園的荒地上雲蘭留在府裏服事於是合府的人都知道府裏死了一個新薦來的丫環……維到春秋蘭蕙盛開的當兒總有一羣紅色小鳥在稚蘭坟上時時用着憑弔的聲調一聲聲啼叫道總督的女兒！總督的女兒！



病紅詞草

病紅生

醉太平

情絲髮絲香衣繡衣樓頭填就新詞是鸞思鳳思
春遲夢遲釵癡笑癡落花三月天時止鸞知燕知

菩薩蠻

薰籠妝閣春魂冷腰圍却為情思損翻怪綠雲鬢拋愁埋鏡函
夕陽紅欲死不似胭脂留得好風時沈吟連夜思

一剪梅

一串珠喉最愛卿目是多情眉是多情今生誰分得逢卿說不分明記不分明
幾幅簾絲未礙卿行是傳
佇立是傳停花間仔細揣摩卿談也輕輕笑也輕輕

病紅詞草

清紅詞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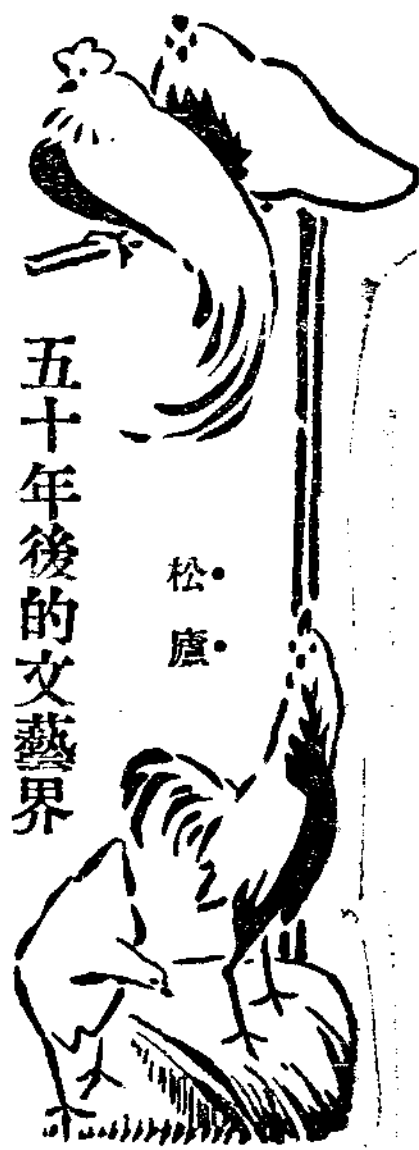
二

瀟湘夜雨

夢。隔。蝦。簾。情。凝。鳳。釧。墮。鬟。人。懶。春。深。調。脂。傅。粉。總。消。沈。鶯。未。老。歌。聲。宛。轉。箏。未。按。纖。指。邀。擒。堪。憐。處。桃。腮。似。
醉。欹。枕。難。禁。絳。衣。羅。襪。腰。兒。一。搦。想。到。如。今。好。背。人。携。手。比。坐。談。心。都。爲。這。宓。妃。愛。賦。何。必。定。司。馬。調。琴。
丁。寧。語。東。風。芳。訊。來。日。海。棠。陰。

換巢鸞鳳

淺。笑。深。顰。正。推。開。繡。枕。輕。掩。羅。巾。綰。懷。雙。佩。玉。約。指。一。鈎。銀。纖。腰。端。整。碧。紗。裙。依。稀。隔。年。東。門。結。羣。如。雲。侶。
各。衣。影。鬢。香。爭。俊。芳。訊。猶。隱。隱。簾。幙。非。遙。不。及。蓬。萊。近。凝。住。秋。波。握。來。春。筍。細。認。可。兒。風。韻。倚。徧。妝。臺。更。
無。聊。篆。煙。做。個。迴。文。印。今。朝。情。好。卿。卿。說。與。儂。聽。



松·廬·

五十年後的文藝界

文達公是一位老著作家了。他自
從民國初元時代就開始投稿。到
現在足足有六十多個年頭了。他
的眉兒。髮兒。鬚兒。都已白得和雪
花一般。滿面的皺紋。望去如龜背
一般。眼也老的花了。背也老的曲

五十年後的文藝界

了。但是他的談鋒。却並不比年輕
的人弱了一些。你們瞧他談起天
來。好像黃河決了口子。滔滔滾滾
的不絕。聽的人雖然覺得厭煩。但
總以爲他的年紀大。資格老。經驗
富。閱歷深。他所說的話。都是有見

識的。不比那些吹牛的青年們妄
語狂談可比。而尤其欽佩他的人。
却是那一班後輩著作家。
這天文藝研究會開會。凡是稍有
微名的著作家。都來參與這個盛
會。這位文老先生。自然也不免要

五十年後的文藝界

躬自蒞會。有所貢獻於文藝界咧。果然沒到一點鐘時。他老先生早已扶着他的兒子小達。一步一顛的走來了。許多認識他的後輩見了。早一齊湧將上來招呼他。也有叫他老伯的。也有叫他太夫子的。也有稱他老先生的。也有稱他達丈的。他把那副玳瑁鑲的老花眼鏡除下來。用手抹了抹。重又戴上。仔細向衆人瞧了一回。點點頭。只見許多後輩。也有認識的。也有不認識的。但都是鳩形鵠面。衣衫襤

褸。他瞧了不由暗暗嗟歎。真是文人末路咧。當下衆人各自坐下。不一會振鈴開會了。衆人聽那鈴聲。好像是擊着破鍋。大家回頭一看。那裏是什麼鈴兒。原來是不知從那裏垃圾堆裏拾來的一個破瓦罐兒。不禁同聲歎氣。等到鈴聲止了。接着一個五十來歲的人。戴着頂破瓜皮帽兒。穿着件洋布大褂。慢吞吞的踱上講臺。對衆人鞠了一鞠躬。然後開口說道。今天蒙諸君見重。推鄙人爲主席。但是鄙人

二

才疏學淺。沒有什麼可以貢獻。現在我們擬了幾個問題在此。請諸君大家討論。各人發表些意見罷。說着早向袖中取出一張皺得不堪的白紙。貼在牆上。衆人見了。都站起來湊上去看時。只見寫的是。

(一) 怎樣可以使得文藝普及。
推廣我們的生路。

(二) 怎樣可以提高文字的價值。
維持我們的生計。

(三) 我們對於目今窘迫的環境

境宜如何設法挽救。

粘貼好了。重又提高喉嚨朗聲念了一遍。這時候衆人都不由的沉寂了。那文老先生把頭點了點。重又坐下來。那主席見沒有人肯上來發表意見。又踱過來說了一聲。諸君如有什麼意見。不妨請上來發表啊。衆人聽了。都面面相覷。默然無聲。良久良久。才有一位中年著作家。走上臺來。對衆人鞠了一鞠躬。悲聲說道。

要使文藝普及。除非大家很命

五十年後的文藝界

的多著作些作品出來。送給那些書局的主人。

要提高文字的價值。除非大家同心罷工。那些書買見沒有人著書。自然肯加我們的文價了。他再要說下去時。臺下早一疊聲喝着不行。不行。你這話非但毫無可採。而且自相矛盾。你說把著作送給他們。我們豈不都要餓死了嗎。要是大家罷工。祇怕他們十天不理我們。我們也得照樣餓死啦。你這計劃不行。快些下來罷。

那中年人見不是頭路。就嚙聲頓足慢慢的走下臺來。衆人見他這樣沒趣下場。更沒有一個敢發表意見了。於是又沉寂了一回。那主席重又喊道。有那位有什麼意見請來發表。衆人聽了。都把頭低了下去。誰也不肯走上來。文老先生見了這種情形。再也耐不住了。就邁步上臺。提高喉嚨。發出一種啞而且沙的聲音說道。今天這三個問題。果然很不容易解決。並且我說就是能夠解決。也決不能實行

三

五十年後的文藝界

圓滿。他說到這裏。一陣的咳嗽。衆人聽了。這位老文學家這幾句話。果然有些道理。就都側耳靜心的聽下去。他嗽了一會。向屋角裏（窮得沒有痰盂）吐了一口濃痰。然後繼續說道。我的學識雖然淺陋。但是年紀比諸君叨長一些。略爲多見了些世面。今天並不是我倚老賣老。實在鑒於現在文人這樣的窘狀。不由我不想到五十年前的情景了……他說到這裏。嗽聲又作了。這時候衆人也有一心

聽他發表的。也有嫌他煩碎的。他自管嗽了一回。順了順氣。重又接着說道。那時候的著作家。是何等的威風啊。在報館裏當一個編輯。每月多則三四百元。至少也要拿五六十元的薪俸。在雜誌上發表一篇作品。至少也得兩三元。一千字的酬報。若作了一部長篇小說。賣給書局裏。總得有三五百元的代價。諸君要曉得那時候的生活程度。和現在大不相同。那時候的米價。不過十幾塊錢。一石布也只

四

有一角多錢一尺。所以有了三四十元一月的進項。已是儘夠開支了。並且那時候的小文藝刊物。也着實不少。即如上海一隅而論。也有五六十種。最可笑的。就是那些偉人和名伶。凡是初到上海。必得恭赴一家家報館去拜謁……他說時又不住的喘着。臺下聽的人。也都不由的眉飛色舞。心裏納罕。原來我們文人。也曾出過大風頭的……文老先生喘定了氣。重又長長的嘆了一聲。說道。到現在衰

落到如此地步。真是何等的悲痛。啊！當初有許多自命新文學家。辱罵一般賣文的人們是文丐。那時候不過是個譬喻。那裏知道到現在竟成爲事實了。就是那時候罵人文丐的新人物。現在又何嘗不也成爲文丐了呢。試看我們這裏許多同志。那一位不是……：襤褸……的。他說到這裏。一口氣幾乎喘不過來。聽的人也都連聲吁嘆。他喘了半嚮。就桌上破瓦壺裏喝了一口冷茶。然後帶着很沉

五十年後的文藝界

痛的聲音說道。但是我們文藝界爲了什麼原因竟至衰落到如此地步的呢。是因時世的變遷嗎。是受外界的侵害嗎。我曉得都不是的。我們文藝界所以致此的原因。都是我們文藝界中人。自取之咎。啊。我說這話。你們或者有罵我是老悖了的。但是且慢。待我慢慢地把確實理由說出來。諸君便可相信了。

(一)文人的度量太窄。文人的心理。差不多都抱着嚙吞一

碗飯的主義。對於新進作者。輕易不肯容他們插足。所以那些報章雜誌。差不多總是那幾位有名作家的地盤罷了。殊不知愈存着這種思想。愈使文藝界趨至黑暗的路上去。換一句說。竟可說他們要滅絕文藝界的人才。造成無文藝的世界。

(二)文人沒有團結力。我這句話。似乎與上文有些矛盾。但這是事實上的矛盾。並不是

五十年後的文藝界

我演說者矛盾啊。那時候的文人。分做許多派別。什麼新派咧。舊派咧。在新派裏又分出什麼理想派咧。浪漫派咧。自然派咧。舊派裏也分出什麼詞章派咧。記實派咧。寫情派咧。弄得我們自己也有些纏不清楚。而且同一個派。還要你攻擊他的作品太平淡。他攻擊你的作品乏意味。我們文藝界上有了這許多派別。各立門戶。互相毀謗。那裏

還有研究真學術的餘地呢。(三)國人的文學程度太淺。當那時候。小文藝刊風起雲湧。說者都道是好現象。豈知結果竟成反比例。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國人的程度太淺。文藝刊物雖然這麼多。但是定閱的人。總不過有限的那幾個。辦報的人。因為定戶少。再加資本短。就不免要停刊了。停刊之後。那已收的報資。當然不見得發還了。所以那

六

些定報的人們。受過一次：二次：五次：十次：這樣的損失。對於以後出版的文藝刊物。再也不肯信託。再也不敢定閱了。我還見得三十年前。有幾位朋友。合辦了一種週刊。竟連一個定戶都沒有。這也難怪。大概是給那些停版吞沒定洋的小報嚇怕了。唉！諸君試想每張一兩個銅子的代價。也不能得人們的信託。還想能普及文學

嗎。

(四)文字的酬報太少。那時我們著一篇東西。普通的總是每千字得二三元。普通的酬報。理想起來。每天只消做上二三千字。也儘夠一家的衣食了。那知澈底一考量。却又大大的不然。因為這二三千字的作品。並不是篇篇都能中選刊出的。況且也有心緒不甯。懶於握筆管的時候。所以每月計算起來。出手快的也

五十年後的文藝界

不過得着五六十元罷咧。後來更越弄越不對了。報章雜誌逐漸的減少了。文人所有作品。也賣不到錢了。要是拿到書局裏去賣給那些書買罷。一則須要和他們熟識。二則須待本書出版後。並且還要銷路好。方才拿到細微的薄酬。試想我們若等拿到這筆錢來開支家用。早已一家都餓死了。再加生活程度一天天的高起來。我們的

日子也就一天天的難過了。挨到如今。真可說是我們文人的末路了。哇哇……他說到這裏。聲音漸漸的打顫了。眼眶裏的老淚。也不由得點點滴滴直掛下來。下面聽的人們。很有陪着流淚的。既而他把那破而且髒的袖口抹了抹淚痕。然後再呷了一口冷茶。發出一種極慘悽的聲音續道。以上所說的。就是文藝界墮落的原因。唉！

七

五十年後的文藝界

住者已矣。來者可追。我們要討論這三個問題。還當先把自己幾種弱點改良一下。衆人聽到這裏。一齊點頭稱是。文老先生也勉強露出一些苦笑道。據我的愚見。我們得先努力去做以下幾件事。

(一)我們文藝界中人。先得有一種可靠的聯絡。以便研究需要的學術。

(二)設法提攜新作家。但是現在的時代。那裏還有肯來投身的。

文學界呢。這一點頗費研究。(三)我們須下決心。提倡民衆文學。

(四)我們大家合力試辦一種文藝刊。須具極堅決的心。共同去維持他。

我們能把以上幾件事。努力的去做。或者前途還有一些希望。但是在這十年八年中。未必能見什麼效力。就是要想恢復到五十年前那種境况。也恐怕非再過五十年不行罷。……他說時伸出那隻枯

人

乾的手。捏着黃白的鬚鬚笑道。我是不能再見那種好現像的了。或者像他這樣的年齡。還能有親見文藝發達的一日哩。說時手指着一位年約二十五六的少年。這座中那些年老的臉上。都顯出失望之色。惟有兩位壯年的人。却微微現出一絲苦笑。似乎表示自己尚有一些希望呢。文老先生。再要繼續說時。忽聽得近鄰禮拜堂的鐘聲。鯨鏗而動。衆人向屋外看時。只見紅日已沉了西。一勾淡淡的

新月剛從雲霧裏現出一陣陣的冷風吹來。衆人都打着寒噤。屋旁樹上歸巢的烏鴉。一聲聲噪着似

乎在那裏說道。苦呀！苦呀！

鈍根道。松廬說得文人如此可憐。似乎太過。但也難怪他。

有激於中。發此深慨。我看倒很可以針砭時風。促人猛省。所以把他采錄了。

上海

中外書局出版

產兒限制 實驗避孕法

精裝一冊 定價一元

女子生育。性命堪虞。生生不息。又不堪其負擔。本局有鑒及此。特延生理專家。編輯是書。從此男女兩界。生育可以避免。將來如欲生產時。仍能受孕。蓋書中方法。均由實驗而得。百試百中。

◀ 總代售處 ▶

上海四馬路

大陸圖書公司

◀ 分售處 ▶

各省各大書坊

中國絕世美女照片

群芳倩影

相貌非常縹緲 服色十分時髦

盡美人之色相……集香國之精華

是畫家之參考……是消遣之妙品

坊間美女照片之印銷於市者。為數至夥。但皆陳舊粗俗。不堪寓目。本社有鑒於此。特向各地徵求絕色照片數十幀。製銅版印刷。合訂成冊。裝潢雅致。精美絕倫。並請海上。大詩家淚紅生。加以題詞。玉軟香溫。倍形名貴。茶餘酒後。展卷覽觀。則嬌態輕盈。直似瑤臺所見。芳姿綽約。疑居玉闕之中。蛾眉深淺。入時粧飾。淡濃咸有。或披長袍。而旗服。或更革履。而西衣。我見猶憐。瘦欲折。誰能不愛。美倩生情。斜坐凝思。如有期而不到。憑欄遠眺。蝶入望。而將來。更有坐石誦書。清波蕩槳。拈花微笑。撲蝶含嗔。莫不標格風流。便娟婀娜。真是盡美人之色相。集香國之精華也矣。

已出兩集

第一集洋裝一冊……定價六角
第二集洋裝一冊……定價六角

麗華美術社出版

◎上海大圖書公司代售◎



風流罪人

第二回

第一回 託良媒初尋汪三嫂 圖厚幣巧說賈千金
話到當時沈古檀別了妹子。回房就寢。睏到床上。那裏睡得着。頭裏似乎開足機器一般。想到得意的那條路上去。明日我尋到這賣花娘子託他。他就慨然答應。跑去那邊一說。若人正在思慕湖濱所見的少年。丰度絕佳。深深把吾的形像。印刻在他腦海之中。那就無有不成之理。轉念想到失意一方。若人身價自高。憑你巧言如簧。他只是不信。或者我的地理圖。都爲他所素悉。掩着嘴反笑我癩蝦蟆。想吃天鵝肉。真乃不秤秤自己的分量。直捷痛快。拒絕不允。還要被賣花的看不起我。有何面目。再在杭州居住。事在心頭萬念肥。華胥景促夢迷離。醒來遙見東窗亮。

不斷晨鷄聒耳啼

再欲合眸圖小睡 翻來覆去總難依 披衣便爾離床榻

走近窗前。掀起軟帘。向天上望望。

但見那 尙有殘星點點微 輕啓房門潛步出 人聲寂靜祇鴉啼 往還繞

盡中樓室 芬妹香房緊掩扉

等了好一回時候。

方見着 僕婦登樓忙洒掃 看他還 連聲呵欠倦迷迷

古檀道。吾先要吃茶揩面。房間停一會兒收拾。倒不妨事。老媽子答應着。便下樓往廚房內生煤爐燒水。等水沸了。然後打一壺水上來。給小主人沖茶洗面。此時對面房中。也就漸見有點聲響。原來雪芬素來不愛睡晚覺的。他雖是沉沉好睡。無奈窗外一顆樹上。老鴉棲集得不少。天色一亮。他們爭欲飛向外邊。

來噪得雪芬醒了。他在床中不肖躡攔。就欲起來。不過往常呢。古檀起來。終比他妹子晚些。獨有今日。偏被他搶了先。等到雪芬開出房門。古檀盥洗已畢。他便走過來含笑說道。檀哥。你今日起得好早。想必牽記那人。終宵不曾合眼罷。古檀道。那你猜到隔壁去了。我昨夜雖睡得晚些。倒頭就濃濃熟睡。直到天亮。方才覺醒。因爲想早點去尋訪賣花娘子。叫他趁這賣花當兒。先去試探一番。能否做些手脚。便有了眉目了。雪芬道。你先找到了人。對他說過。看他如何答你。天下無論甚麼事。瞧得輕易。往往不能成功。古檀道。看你竟不像是我的妹子。倒像是我的質疑問難的嚴師了。

風流浪子首微顛 說道我 欽佩高才異等閒 循軌而行加努力 何愁眷屬失神仙 雪芬聞道櫻桃破 好笑哥哥出大言 謬讚不勞常挂齒 祇怕你 神經過敏欠周全 賣花娘子都狡猾 說話還須慎重先 那古檀 一

笑無言餐室進 用將早膳把衣穿 重漱齒 再洗顏 短髮勻分倒兩邊
略潤香精光可鑑 整齊鞋帽到庭前 雪芬斜倚樓窗看 見他是丰度翩翩
向外便 穿一件 生羅衫子銀絲潔 戴一頂 輕烏西冠麥草編 足上紗
鞋顏色顯 純烏絲鞵沒塵沾 口啣烟捲香雲吐 的確時髦美少年 古檀
是 步上街坊心內想 爲佳人 今朝卑禮到人前 倘遭拒絕無顏面 惟
願伊人肯搭肩

約模走了半條街。

背後忽聞聾叫喚 少爺清早往何方 回頭一看非生客 舊日鄉鄰趙大郎
他本來 職業低微稱六局 在城廂 專幫喜慶與營喪 古檀邂逅忙堆
笑 點首招呼站路旁 趙大趨前恭問訊 府中太太可安康 答言母氏身
舒泰 他也是 每念高隣讚大郎 你緣何 久未吾家來走動 諒情你

賺錢生意十分忙。大郎聽。笑容裝。說道我。終日奔波覓飯糧。東手拿
來西手去。依然無賴一空囊。我屢次。想來尊府將安請。
可奈一連數月。承兩家東家抬舉。賞我趙大吃飯。

弄得來。南北奔馳足盡僵。

我僂。這叫化飯原是坐時候少。立時候多。賺來幾個錢。分文不能積聚。怎及得
你少爺。吃好着好住好。此乃前生帶來的福氣。古檀道。你倒說得吾如此。其實
吾也不覺得怎樣。大郎。吾且問你。賣花汪三的住處。可知道他在那裏。趙大用
兩個指頭伸着望東一點。說道。少爺你從此望東一直。却不要轉灣。過了那條
洋橋。左手沿岸走去。走過十餘家門面。看見個扇新油漆的黑門。他就住在裏
面。古檀道。如此同你再會了。有空不妨到吾家裏去坐坐。大郎應諾走了。

古檀移步不留停。踱過洋橋繞岸行。牢記大郎言囑咐。十分注意到牆門。

風流罪人 第二回

六

無何步近旗扞首 見那家 緊閉雙扉漆染新
尋思定是這裏不錯的了。

撩衣袖 把拳擎 接連門上叩三聲 裏邊早有人相應 抽動橫梢便啓門
一陣脂香魂欲醉 古檀定睛一看 來開門的那裏是甚麼賣花娘子 好
一個 亂頭粗服美娉婷 免不得 脫帽躬身施常禮 踏上階沿問個明
說道大姊。借問有位汪三嫂。可是住在這裏嗎。那女子把古檀上下打量一回。
重把頭低下去。嬌聲答道正是古檀道。此刻想必在家。願請相見。

聞言呆了如花女 目注風流沈氏身 他說這 母尙黎明花市去 斯時還
未轉家庭 未知尊客何名姓 欲晤娘親爲甚因 不棄蝸居權請進 客堂
稍坐等伊臨 古檀正合其中意 步進汪家一座門

只見裏面就是個天井。地方雖不寬暢。倒收拾得十分清爽。東首牆腳邊堆砌

了一個花台。中間種些鳳仙月季。深紅淡白。開得異常熱鬧。前面一個客堂。並排三間平屋。房子已是半新舊的。週身門窗榻扇。新近油漆。故覺得光輝奪目。不類小家。再看兩邊的次間。多裝着玻璃窗。可惜遮着一層簾幙。不能望見裏面。古檀想此必是他母女二人的臥房了。走進客堂。那姑娘說聲請坐。便轉身往裏邊。倒了一杯茶。取了一支烟。拿出來遞給古檀。古檀接了烟。把茶便放在茶几上。向左首一只交椅內坐定。只見汪姑娘立在方桌邊頭。抽開鏡匣。手中執着一面鴨蛋鏡。橫看側視。不住的照着他的劉海髮。用木梳梳好。重又黏着鏤花水。將髮捲起。一手拿一支骨簪。把烏雲半梳帶掠。嵌向髮髻裏去。不多幾弄。早已梳得一落勻。光滑如元色素緞似的。誰看得出是沒有重梳過的隔夜頭呢。古檀在旁。暗暗稱讚。看這姑娘。真是梳頭能手。且一雙手臂。潔白如玉。愈覺令人望而生愛。汪姑娘收拾好梳具。迴眸對古檀一瞧。說聲阿唷。我如何這

般胡塗。你道這姑娘因甚的詫異。要埋怨自己呢。只因他方才單拿了香烟給客人。却沒有取火。今見古檀執着烟原封不動。兩隻眼睛骨碌碌對他看着。倒覺得不好意思起來。

姑娘是 薄暈朝霞臉帶羞 低垂粉頸懶抬頭 座中疑惑青年客 怎說他
詫異吾身禮欠周 今看他 面向外邊無一語 豈嫌其我久勾留 古檀
正欲將言問 戶外微聞剝啄喧 瞥見姑娘身出外 大門開處語言稠 來
人即是汪三嫂 母女低聲笑不休 看他們 並着雙肩行入內 倒還是
娘親身短女兒脩

古檀立起身來說道。媽媽回來了。汪三嫂滿面春風的。笑道。吾道是誰。原來是沈府上的一位大少爺。未識怎生一陣好風。吹得你到此賣花的屋裏。又狹窄。又齷齪。真叫貴人臨賤地。多多得罪了。回頭便喚女兒道。阿因。客人來。你連好

茶多沒泡。現在你年紀大了。如何仍是帶着孩子氣。凡事全靠我娘。將來嫁出去。一點不懂事。豈不要吃人家笑話。那姑娘聽着更不答話。把門帘一掀。急忙躲到裏邊去了。汪三嫂揀一只竹櫬。將身坐下。便問古檀到此看我。究竟有何吩咐。

古檀信口獻殷勤。他道我。未見媽媽有數旬。今日裏。乘便過門相問訊。

承姊妹。邀吾小坐進中庭。

汪三嫂道。辱蒙少爺美意。有勞貴步。不要折殺老身的嗎。

見他竟。言完摸索錢囊取。拿出來。洋鈔分明二十銀。行近前來衣袖塞。說道。這些須請媽媽買菓子吃的。

聊供心意不成文。好一個。玲瓏八面汪三嫂。他早已。料到其間必有因。佯作推辭稱豈敢。無功受祿不相應。古檀再四央他受。方始拿來袖內。

存 慎重連聲言道謝 怎生圖報少爺身 如其有事來吩咐

只要非赴湯蹈火。憑吾這舌尖。那一尊大佛。沒被我說得他下來。

包管人家說稱心

汪三嫂話到這裏。笑迷迷把兩隻眼睛擠了攏來。合成一條縫。向古檀瞧着。古檀呢。見汪三嫂毫不做作。露出純乎感激他的樣子。分明已入了吾的道兒。心中十分快樂。走到汪三嫂身邊。附耳低言。忙將自己意思。和盤托出。央求汪三嫂務要設計作成這個。等人過了門。願以白銀千兩贈送。決不食言。汪三嫂先聽古檀說是賈笙甫女兒。就曉得事情難幹。後來聞他說事成有此重酬。自然心花怒放。不管三七廿一。便笑道。少爺之事。理當幫忙。致於酬謝一層。吾是決不計較。姑且待我先去探看風色。好辦不好辦。再行商量。老實對少爺說。換上別家的小姐。並不是我吹牛皮。不消一星期。可以包你弄得到手。獨有那個姓

買的。雖然他父母早故。家裏沒有甚麼尊長。偏偏天生的桃李其姿。冰霜其骨。比有爺有娘的更覺難弄。故而不敢貿然答應。就是想法子。也不能性急。還望少爺原諒。則個。古檀道。吾誠心前來相託。當然聽你調度。惟若能早些最妙。汪三嫂道。今日少爺來到我處。太太可曉得嗎。古檀搖頭道。他老人家終朝碰和到東去便失約了西。那有閒工夫來管這不相干的事情。雪芬妹妹。他曉得我。到這兒來看你的。汪三嫂道。並非爲別的。吾若不問清楚。萬一有甚消息。到府報告。遇着老太太。說破了。定要受他埋怨。說我多事。現經你說明白了。老太太沒有知曉。有這庄事情。我到府時候。就留意着。如果碰不着少爺的時節。可和小姐接洽。古檀道。足見媽媽想得周到。汪三嫂笑道。周到呢。也不敢自誇。不過比較毛毛草草一般人。略爲謹慎點罷了。古檀摸出表來一看。十二點。祇缺得一刻。立起身來。說聲諸事全仗出力。汪三嫂道。不然留少爺在此便飯。實不相

瞞。沒有買得菜。恕不虛邀了。古檀道。何用客氣。汪三嫂直送至門首。古檀重又
諄諄叮囑數語。方始離了汪家。逕自回來。

意馬心猿暫且拋。歸家詳細告多嬌。雪芬聽說迷迷笑。說道我。指點虧
尋路一條。既已那人來答應。定然佳報信非遙。金鰲欲釣安香餌。舌上
鈎兒何處逃。慢表一雙兄妹喜。重提汪氏計謀高。當時送出檀公子。閉
戶翻身望內跑。真到房前簾揭起。喚將愛女話嘮叨。待爲娘。媒人做就
千金受。你日後。豐厚粧奩一力挑。姑娘聽。縐眉梢。三分醋意釀心胞
冷冷說道。吾看麻雀天上飛。地下軒葱椒。祇怕時光太早。賈家畢竟有些來歷。
莫當作張司務的女兒。黃寡婦的孫囡。被娘花言巧語。一語便相信。不要弄得
尷尬。洋錢賺不到手。吃場官司。倒拿得定的。汪三嫂掀起了嘴。忿忿道。吾好意
迴顧你。如何說出不利市的話來。巴望娘吃官司。於你也不見得有甚好處呢。

說罷嘔氣自往廚下燒飯。絕不叫女兒帮忙。燒好了飯。胡亂搬到外邊吃了。趕緊收拾收拾。換好一身衣服。關照姑娘看好門戶。汪三嫂一路便向賈府而來。痴心妄想賣花娘。盤算媒金樂滿腸。好事只圖容易就。棄行改住大門牆。祇聽得。蟬聲事噪河邊柳。又見那。櫛比烏檐駐太陽。殘暑因人秋後熱。行來不覺汗如漿。途中千子無擔擱。早見紅磚買府牆。步上階沿鈴一按。霎時來了小梅香。把門輕啓徐徐說。格歇辰光來也僵。阿唷。賣花娘娘。早晨頭那說勿來。弄到人家飯也吃過仔一歇哉。耐倒想着來做生意哉。老實搭耐說。天實梗熱。小姐歡喜梳辮子。花是用勿着個。鈕子上個扣花末。自家園裏多得勢朶。紅也有。白也有。耐勿必進去哉。汪三嫂聽那蘇州小了頭幾句說話。忙央告道。小妹妹。我另有別事。要與你家小姐商量。千萬替我進去說一聲。小了頭笑了一笑。便道。耐等一歇。我去對小姐說。他走到裏邊。

與曇花說知。曇花午後無事。正在那裏畫一張圖。聞說賣花汪三嫂有事欲來見他。便把顏色筆硯收拾過一旁。對小了頭道。你去喚他進來便了。

暗思量 汪三久未進門牆 到此尋儂有甚商 那曇花 轉念未完人已至

見他是 僵腰曲背笑聲揚 稱小姐 問安康 額上明懸汗幾行

曇花雖是個女子。心直口快。不大喜歡遮遮掩掩。忙道汪三。秋天的太陽。何等利害。你從何處趕來。走得這般滿頭大汗。有話不妨坐着再講。汪嫂謝了一聲。就在下首椅子內坐定。答道。路是不多。吾家裏到此。至多一里光景。近來身體不好。覺得稍爲走了些路。就要怯力。曇花道。你天天趕東趕西賣花。還算你體質堅強。能毅耐着勞苦。若使我做了你。回到屋裏。就要躺下。懶得起身再出來了。此刻小了頭倒了一杯便茶。遞過來。汪三嫂說聲罪過。兩手把茶碗接住。跑得火熱的當兒。正患着口渴。好得不大熱的茶。恰好配他胃口。湊上去。國鄰國

啣嚼個乾淨。只留存兩三片茶葉。也塞在嘴裏。細細咀嚼。不曉得的終要疑惑。汪三嫂如何按着滿肚皮說話。囁嚅不出。豈知乎真叫賣婆的齷齪。他在那裏想前顧後。不肯有半句話落餚。

祇見他 半晌徐徐啓口言 柔聲怡色笑容添

小姐啊。

想吾是 黎明出外搽花朵 終要到 晌午方能把舍旋 栗碌奔跑休息少
挨飢耐冷苦黃連

每夜頭頸骨擱到枕上。便要牽記你好小姐。

荒唐久不登粧閣 難免千金有話言 莫不是 欺我無錢花朵買 故而他
此間踪跡竟遙然 天花亂墜逢人說 得着魚兒便棄筌

然而我汪三人雖微賤。人家待我三分。我終記他十分。那敢忘恩負義。連張望

多不來一來呢。小姐偷欲錯怪。我情願剜出心肝。捧給小姐觀看。言次夾着幾聲狂笑。曇花想吾人沒有怪他不來。他倒先發制人。說出這種話來。誰耐煩和他糾纏。不如待吾冷淡了他。讓他自己覺得沒意思。早些辭去罷。曇花扭轉粉頸。眼看着牆壁。默然良久。那知汪三嫂功夫真好。神色自若。東一句。西一句。把這些閒情。嘮嘮叨叨。話個不休。曇花到底面嫩。板不起來。少不得仍舊聽了十來句。敷衍一兩句。汪三嫂道。可惜我大了幾歲年紀。不然。倒好請小姐教我認識幾個字。到處要便當許多。也不會受人作弄了。曇花道。教你不難。怕你沒有這般閒空。汪三嫂道。我吃過早夜飯。來讀個半點鐘。祇須粗草認得幾個。又不要做文章趕考。只怕當真來了。小姐就要托故推辭哩。曇花笑道。稍等秋涼點。你若果然每晚到此。我便每晚教你。將來識了字。看看新小說的。確很有趣味呢。汪三嫂道。小姐倘要我拿出學錢來。那是不行的。曇花搖首道。不要不要。請

你放心。汪三嫂斯時裝做十二分感激的樣子。搭趣着說道。

想小姐 才貌雙全世所稀 好一株 碧梧誰把鳳凰棲 若蒙教我知書字

願作冰人報答伊 說得曇花惟一笑

說道。汪三。你真想入非非。但可惜……汪三嫂道。可惜二字。怎生解說。

早難道 意中人已訂鸞棲

曇花道。你還有所未知。

我是個 天生情性和人異 最厭麻煩家政齊

現在吾獨居在這裏。何等的舒服。

賞月看花隨我意 毫無拘束把身羈 有時節 讀書研究精神樂 何必得

墮入情波把姻事提

當年與我好同學。

聽若輩 婚配自由圖燕好 後來竟 十無三兩願能如 再想到 無憂無慮居家日 好比那 覆水難收悔恨俱

汪三。你的閱歷已深。也應明白。近時世界上男子。無論是誰。看待婦女。多半當作玩物。那有甚麼情義可講。

徒歎蛾眉鮮遠見 供人玩賞給人欺 夫妻本是冤家結 牛馬完時撒手西

汪三嫂聽着曇花的話。尋思天下竟有聰明一世。懵懂一時的呆鳥。且待我用幾句言語。激他一激。看他如何。便道。小姐果然說得句句在理。老身那得不相信呢。不過這種思想。換上一個人說。倒也無可置議。獨有你好小姐說這話。却萬萬不行。曇花笑道。你倒試把萬萬不行的道理說給我聽。汪三嫂伸直兩個指頭。正欲徐徐下些說詞。引動曇花。只見那個小了頭進來說道。小姐謝先生同着個客人到此。等在外面。說是求見小姐。可要請他進來嗎。這一來。就把汪

三嫂預備的話完全打斷。曇花尙未出口說個請字。汪三嫂曉得他既有客到。自己坐在此間不便。一想若要功夫深。鉄杵磨綉針。儘可改日再來。獨恨未知那謝先生是甚麼路數。又不便向曇花究問明白。忙立起來說聲多多驚擾小姐。時光不早。老身告辭了。曇花道。汪三。你走好。恕我不送你了。汪三嫂說道。不敢勞小姐貴步。改日再來請安。言訖自去。究竟謝先生與曇花有無膠葛。同來的又是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上海
大陸圖書公司
最新出版的

詳註
分類

女界尺牘大全

精裝布面一冊……定價一元
並裝紙布二冊……定價八角

市上尺牘。大都偏重男界。間有少數女子尺牘。亦不甚完備。欲求一純粹女界適用者。竟不可得。本公司有鑒及此。編輯『女界尺牘大全』一書。臚舉女界應用之信範千餘通。分門別類。朗然可查。對於稱謂方面。推考綦詳。而艱深典故。特加極詳之註解。且定價低廉。以資普及。

心之照相館

爲美術家徐小麟先生創辦。人才薈萃。器具精良。裝飾華美。余曾介紹男女友人百餘人。往彼攝影。均極滿意。

君如有意。請卽

枉駕上海大馬路望平街口該館一試如何。

鈍根介紹



新人 舊人

張潛鷗

王雲蔚是杭州惠中醫院的醫生。他在二十歲時候。遵着父母之命。

因屈服在禮法之下。祇好將就將就罷了。

感情漸漸的破裂了。他一見了伊。心理上頓起一種厭惡的觀念。久而久之。竟發生了和她分離的意思想把「離婚」二字。實行起來。可是這位周女士。到了王家之後。從來沒有失德。鄰里都稱她為賢婦。

媒妁之言。和周曼雲女士結了婚。

王醫生初娶周女士的時候。倒還

他又何能冒天下的大不韙。悍然

這位周女士。是一個鄉下女子。勤

有三分敬重她。因為她確實是一

做那棄婦的事情呢。所以他也沒

於操作。性情也很和順。不過從小

個賢淑勤懇的婦人。在舊社會上。

有法子。惟有默默地祝她早早和

沒有念過書。面貌也長得不十分

那一個不稱贊她。但是他後來漸

死神接近。

漂亮。所以王雲蔚雖然娶了她。心

漸覺得她這個人。太沒有知識。床

後來他的事業益發順遂。名望一

中却覺得她並不是他的良妻。祇

第之間無話可談。於是就和她的

天大似一天。并且又交了不少的

新人
舊人

女友。其中要算李月姑女士的感情最濃。覺得她的學問品貌。恰合了他意中人的資格了。於是把他全身的愛。傾注在她的身上。覺得家中的她。實在比不上她。不能做他終身的伴侶了。

但是月姑雖然並不是羅敷有夫。雲蔚却是使君有婦了。雲蔚覺得這確是一個難題。他想「伊雖然非我不嫁。但是我却怎能娶伊呢。如果娶了伊。那我明明已有了一個妻子。伊在名義上。就要被人家

稱爲小老婆姨太太。我怎對得住伊呢。就是伊能夠忍受。但是重婚在法律上有罪的。娶妾又不是我們應該做的事情。那麼如何是好呢？……」他想到這裏。忽然拍掌大笑道。「哈哈。月姑啊。好了好了。我這有法子能堂堂正正的娶你了。我娶了你。能叫這盲目的社會。非但不敢說我薄倖。還要賀我得了嘉偶呢。」唉！諸君。你道他得了一個甚麼妙法。原來想把家中的周曼雲生生地弄死……

雲蔚隔了幾天。從醫院裏取了一瓶毒藥。又買了幾件西點。托故向醫院請了一禮拜假。回家去了。他到家裏的次日。便把這西點取出來。將沒有毒的。自己先吃了一塊。把其餘有毒的。拿來奉敬曼雲道。「我愛！這是杭州買來的。你要吃嗎？」曼雲聽了他的話。非常愉快。因爲雲蔚向來不和她多說話的。今天却叫她一聲我愛。歡喜極了。便把這西點一口氣吃了下去。不到兩個鐘頭。果然藥性發作了。

便。喔。嚙。嚙。的呻吟起來。雲蔚問五六里路。沒有兩個鐘頭。她的母親先嚎啕大哭的跌進來了。她的管他家瓦上霜」的古訓。他們那裏肯管這些閒事呢。

刻。她喊痛的聲音。越發高了一聲。有主見的。除了哭之外。還有什麼別的話呢。哭了許久。也就不哭了。月姑結婚了。一班賀客人山人海。

半個鐘頭光景。漸漸支持不住了。大家提議後事。雲蔚首先提議道。好不熱鬧。這時候那一個不慶賀。面孔漸漸發青紫的顏色。咬緊了牙關。喊聲反而低下去了。一回兒。現在夏天。屍身是不能久擱的。還

竟不響了。鼻子裏嚙裏淌出許多血來。雲蔚知道大功已經告成。於是支配了許多村人。去買豆腐。前有一個慘死的周曼雲呢。

把一塊濕毛巾在她鼻子上。嘴上。啊。買衣服啊。買棺材啊。忙了半天。唉！「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

拭去了血跡。一面叫用人去報知。即于下午殯殮了。一班鄉下人。雖然議論她不該死得這樣快。但是

介紹國貨上等飲料

長春酒

此酒爲上海南京路巡捕房隔壁德裕里。廈門萬全堂駐滬批發所
出售。分兩種甲種每瓶一元。乙種八角。購者得有贈彩三百元。或皮
袍子一件之希望。

此酒色香味均佳。不亞于舶來品之白蘭地巴德溫。文人學士。閨閣
名姝。飲之咸宜。

鈍根敬啓



朱
鴛
雛
小
史
補

鈍
根

本旬刊前刊有平襟霞記朱鴛雛事。寄慨沈痛。亦調侃。盲從者不少。今之爲鴛雛發行特刊者。殆有羨於李涵秋死後文章之增價。遂爲東施效顰之舉。是特書賈牟利之慣技。初無足異。惟在讀者。目炫神搖於鋪張揚厲之朱鴛雛小史。第震其爲世俗所謂大文豪。而終不得詳曉其身世。不亦大可笑耶。余識鴛雛最早。時鴛雛方爲上海市一小店之學徒。洒掃扛

朱鴛雛小史補

拾。不勝勞重。甚至爲師傳滌溺器。心焉恥之。乃潛作書投申報館。欲一見余。余許之。一夜鴛雛竟來。軀幹瘦小。形神委頓。語時常作咳嗽。蓋年纔十五而不幸罹肺疾矣。余問其意何欲。答言願助資斧。投軍北伐。時爲辛亥之冬。海上義師雲集。投筆從戎者大半少年學子也。余勸鴛雛不宜以孱軀任戰役。鴛雛默然。快快而去。未幾。又來告。章水天組織大同民黨於白

克路。丐余爲之先容。余乃作書薦鷺雛於水天。爲學
習書記。時鷺雛文學極幼稚。然自修殊奮。間以數十
字短篇筆記。要余實自由談。讀者亦不措意。後聞鷺
雛從章水天他往。音問遂絕。閱二年。忽以豔情小說
一篇寄余。中述松江諸少年。假縉紳宅第演新劇。卒
與縉紳女僭遁事。余知鷺雛亦嘗投身新劇團。竊慮
其斷喪。乃還書諷之。自是鷺雛不復以一字畀余。然

頗與雲間名士楊了公姚鷺雛諸君遊。文學大進。名
亦漸噪。所作見諸報章雜誌者。今已有人爲之纂輯。
無待余贅述矣。余所知於鷺雛者如此。可謂初出茅
廬之小史。時余甚憐其遇而愛其才。喜其能不以小
店學徒自溷。而冀其秉此壯志。他日能爲國用也。奈
何質敏而不能。養體弱而不能。葆量狹而不能。容。卒
以是天其天年。而所造就者。乃僅止于此。嗚呼惜哉。

社會之花出版題詞

胡善仕

社友殷勤撰述多。會心不遠善描摹。之江那比申江勝。花信從頭樂數他。
出色當行是此編。版權珍重復鮮妍。題名不少風流士。詞藻新看第一篇。



社會趣聞

●死九年而復活

(福建)

▲身外身

福建連江縣人張某。因貧棄其母及妻。赴南洋羣島謀生。距今九年前。曾携資返里。一家團聚。歡樂異常。未幾。張忽罹重疾。遂致不起。其

社會趣聞

母及妻悲慘異常。即承繼同族一子爲其後。前月間。忽有一人。自稱爲張某。亦攜有重資。返其家。以張已死。驚駭異常。然審諦面貌。語言及叩其往事。皆確實無訛。詢其九年前有無返里之事。則稱因不能作書。且囊無餘款。故沈滯異邦。不敢作歸鄉之想。今幸略有積蓄。苦憶老母及妻。故不憚長途跋涉。始行還歸。其妻以事屬駭聞。堅不承認。張遂疑前此返里者。乃其妻之外遇假冒。因赴縣控訴。經縣知事傳集兩造及鄰里族人。細加研詰。據鄰里族人等稱。先後兩人。皆屬無訛。惟不知何以已死又能復生。縣知事因使人開墳驗視。棺中果有屍一具。尙未腐爛。面貌與生者並無差異。惟無骨耳。其妻仍堅持其夫已死。對於後來者。不肯承

認故縣知事對之亦無法處理。己將全案彙呈福州高等檢察廳審理。高檢廳因飭將兩造及證人等。尅日解送來省。此事現已遐邇傳聞。驚為奇事云。

●墮落女學生之

姓名多 (湖南)

▲恐閻羅王亦捉她不牢

●同胞鴛鴦 (湖北)

▲兄妹夫妻

南城橫巷內三立堂有妓名情芳。係湘產。自七八歲時被人拐至漢口。賣與該堂。稍長至十一二歲。教之彈唱。應客。落拓風塵。於茲五載。情芳本屬宦裔。雖墮入烟花。而性

殊高潔。久欲得素心人而事之。月前有湖南木商李福林者。與之相識。一見傾心。往來既密。遂把臂談心。述及身世。情芳歷叙鄉貫住址。及父兄姓名。李大驚曰。是吾妹也。今若此。何以對父母祖宗哉。情芳連呼曰。阿兄救我。李嚶然。情芳曰。你我從前之事。是不知而為。今既知之。當然是同胞手足。以前所為。譬如昨日死。以後所為。譬如今日生。情義兩全。何傷乎。李頷首稱是。遂以重金贖出。攜之返里。

長沙城中。近有一年約十七八歲之女子。姿色頗不惡。小名禾兒。湘陰產也。初在南門某女校肄業。其名爲李杰坤。因引誘同學。常上吊台。被校中查知。開缺。繼又入西門某女子職業學校。改名羅杰坤。非特仍不斂迹。且較前尤甚。旋亦開缺。禾兒知學校不能立足。乃改學

繡花。自稱係某某小姐。嗣因不慣刺繡。又入北門某女校。改姓爲蔡。聞又假名學生。與蔡某戀愛矣。

●專制婚姻之流

毒 (奉天)

▲三處女之自殺

海城縣東對子峪村丁某。家有處女三人。爲姑姪行。貌均娟好。其姑年方十九。姪女長者十八。次十七。姑已許字臨童略徐某。徐貌頗不揚。一日三女簇居一室。團作針黹。室無他人。因秘談丈夫品貌美惡。

姑云。彩鳳隨鴉。生不如死。長女嘆云。吾聞姑夫貌既奇醜。性又村俗。姑將如之何。姑乃切齒矢必死。二女云。如姑能死。吾等誓必隨之。遂共盜嗎啡一包。(姑兄打嗎啡)三分而吞之。姑即日身殞。二女翌晨亦斃。噫。專制婚姻之毒。其烈至此哉。

●人熊 (廣西)

▲食人之獸

廣西靈川縣屬公平墟(距桂林六十七里)附近深山。發現大人

熊一頭。身高丈餘。毛長八九寸。力能拔樹。猛不可當。時出沒於該山。傷人無算。該處團練雖特派練勇往捕。無一中者。昨有鄉人多人。往山砍柴。內有三男三女。至晚未歸。後鄉人親屬覓至該山。見有人熊之臥牀。用樹枝築成。行至山凹內。祇遺六人之脚。始知已飽人熊之腹。一般鄉人。現已視爲畏途云。

●租妻 (吉林)

▲每年租金二千吊錢

白菜。上月劉因賭錢輸款將大白。餘之小黑蛇四十餘條。蜿蜒四散。菜租與同屯種菜山東陳某為妻。歷二小時始斃。家人駭甚。不知何物。暫抱置炕上。各小兒爭含蓋。租價六千吊。三年為期。詎大白菜。以感召此異云。

怪胎(二)

(吉林)

過門後。日向陳索食肉麵。否則絕食。陳供養一月。已窮於應付。即向劉殿祥議妥。情願犧牲租價。將大白菜交還。當將租帖焚燬矣。

▲肉卵中之九個小嬰孩。聞之妖孽也。

怪胎(三)

(奉天)

吉林五區小江子西沿民婦田氏。身體素健。去歲春間懷孕。腹脹如斗。今十月間忽產一肉卵。穩婆剖視之內有嬰孩九狀。類貓鼠。頃刻間驟長如常兒。且生而能言。自謂帶來食料若干。在房後土堆中。家人如言掘之。獲磁甕五。磁瓶四。不

▲貓首人身。

怪胎(一)

(江蘇)

▲小黑蛇四十餘條

南通北興區農民施江狗妻。自去臘懷孕後。腹中時覺震盪。飲食銳減。人漸瘵疲。前日分娩。竟產下尺

鐵嶺縣西烏巴海村北屬屯姑夫屯村王富之妻。懷娠二載。迄未臨盆。知者莫不咄咄稱怪。上月廿九日。王妻腹痛異常。知欲分娩。請守生劉媪來。未幾產一怪胎。貓首人

身毛週其體。啼音洪亮。目光灼灼。得生存云。

盲婚 (廣東)

家人咸為驚怪。王以其為不祥之物。當即殺斃掩埋。王妻亦無恙。誌之以供生理學家之研究。

陳鳳蘭實命不猶。

東莞東門外高某。承祖父遺業。不下四五萬金。交際闊綽。且享齊人之福。髮妻產兩子。長冠球。次冠羣。

怪胎 (四)

▲三首女孩

直隸蘇陸村中有某姓婦。產一女。孩身體手足。與常人無異。惟有三首。二首相連。口鼻俱全。二耳缺如。尚有一首坐於肩際。祇生二耳。而無口目。羣詫為怪物。其父擬棄諸荒野。然祖母不忍。故留養至今。尚

陳某之女名陳鳳蘭。年已及笄。容華絕代。為爛口六所惑。婚事遂成。陳使其妻往莞城相婿。高以次子代之。陳妻不知是計。心中暗喜。歸告其夫曰。似此佳女佳婿。三生石上必有前因。於是先行文定。十月下旬舉行婚禮。是夜洞房。高先使傭婦施用迷煙。陳女不省人事。漁郎始得問津。翌晨女見其郎目瞽。貌醜涕泗滂沱。歸告其父母。憤極大興問罪之師。後得魯仲連出而調停。事乃寢息。

五洲大藥房

爲余友項松茂先生主辦。已歷多年。信用昭著。東西各藥。無一不備。取價且較他家爲廉。自來血及固本香皂等品。銷行尤廣。蓋項君爲人謙和勤敏。故所用夥友。皆能優待顧客。善于推銷。宜其進步如是之速也。總店設上海四馬路棋盤街。全國各大埠均有分店。

鈍根介紹

趣詩

【醉愁】

鈍翁趣人也。由趣人主撰之社會之花。非趣文乎。而趣人猶恐文趣爲未足。乃更羅致趣友潘君卿須。編輯社會趣聞。藉以增進閱者之興趣。余慣打趣者。讀趣文以至於趣聞。不禁趣味盎然。遑飛逸趣。爰借創刊號趣聞以爲趣題。草成趣詩如千首。以湊鈍翁之趣。而實趣文之罅。未卜鈍翁能勿哂趣詩爲肉麻當有趣。趣擲字籠。而使余叨沒趣乎。

鈔票情書

一樣相思兩地人。前生莫問有無因。爲憑楮幣通情愫。識得錢神卽愛神。

新婦擒賊

標上會居君子名。厄於陳蔡孰爲情。解嘲別有非常法。步步趨趨學大成。（新婦陳姓新郎蔡姓）

青年會中之親熱稱呼

趣詩

日日新來又日新。大家崇拜自由神。哥哥妹妹嬌呼裏。多少溫存多少親。

代嫁

李代桃殭例已成。何妨却扇援而行。祇愁執管因緣簿。一片糊塗帳不清。(按代嫁者爲李氏女)

姊弟夫妻

似水人心逐下流。塵寰間孰尙知羞。京華畢竟風光好。棠棣枝開花竝頭。

癡女出嫁趣談

只率天真極自然。癡癡的是上乘仙。一從諧得鴛鴦侶。不願如雛傍母眠。

小姑居處不慣無郎

別輕利重負良辰。忍孝孤眠夢亦蠶。小試奇謀懲薄倖。一封書賞綠頭巾。

特別婚書捐

雀羅鼠掘技偏工。暴稅苛征猛虎同。寡鵠離鸞天作合。居然也要打抽豐。

奇胎

維新注重速成材。莫道奇胎是禍胎。半年兩獲寧馨子。諒必都從捷徑來。

車夫遇鬼

鬼才長吉信無訛。會御啾啾鬼一車。太息徒行爲恥辱。夜臺風亦尙奢華。

徵求投稿

本旬刊已得當代諸大名傢概任撰述。仍求

海內宏達。隨時賜教。以匡不逮。其或

讀者諸公。雅興所至。揮寫數行。以示鈍根。尤為歡迎。敬當

分別刊布。藉廣流傳。來稿不限體裁。不拘新舊。詩詞歌曲

筆記小說。以及圖畫照片。(社會趣聞亦屬筆記之一種)

均所需要。酬金多少。悉遂來示。有不受酬者。亦請自行

聲明。敝處拜領盛情。別圖報謝。作者姓名住址。干乞

示明。以便通信。惟來稿除一萬字以上之長篇外。恕不

寄還。(附寄郵票及自行開列姓名住址之函封者不在

此例) 尚祈作者先自留稿為幸。(稿寄上海白克路九

如里黎青社收)

鈍根拜啓

廣告刊例

位地	全面刊費	半面刊費
特等	四拾元	
頭等	叁拾元	拾六元
普通	二十元	拾二元

版權有所轉載必究

中華民國十三年一月十五號出版

社會之花 第一卷 第二期

實售大洋壹角

編輯主任 王鈍根

出版者 蔡青社

發行者 大陸圖書公司

印刷者 大陸圖書公司

總發行所 大陸圖書公司

上海四馬路五〇八號
電話中央三三三五號

每十日出版一冊 普通號 每期一角
特刊號 一角五分

冊數 價目 本埠國內郵費 日本郵費 香港澳門郵匯各國

半年十八冊 一元九角 一角八分 七角二分

全年卅六冊 大洋三元八角 三角六分 一元四角四分

(定價及郵費表)

上海

大陸圖書公司

出版

最新穎……最完備……三版校正的

分類詳註 各界尺牘淵海

精裝一冊 定價四元五角
並裝三冊 定價大洋四元

本書分(政)(學)(商)(家庭)(普通)五大類。每類又分十餘卷。共有信式一千九百九十二通。內容淵博。各體皆備。與人通信。或雅或俗。皆可隨意採取。信式中問答對照。尤便於學者摹仿。有時令之分。尊卑之別。寫信時只須認定門類。一查即得。而解釋詳明。極利讀者自修。敘法套語。各種稱呼。亦皆有一定之標式。

最近出版的

校正國語學生新字典

編著新穎 查閱簡便

全書一冊 定價五角

本書供中等以下學生所用。依民國九年十二月教育部公布之改正國音。逐一用注音字母注明。解釋文字。亦全用國語。凡歧異俗字。另立一欄。以免混雜。而啓閱者之誤會。並有查字法檢字表等。如此完備。如此新穎。可稱字典中之獨步。

上海四馬路

大陸圖書公司

出版

各省各大書局均有代售